

王朝佑著

我之日本觀

再版

例言

- 一、吾因國人對於日本之研究。尙無專書。故不揣謬陋。而著此書。
- 一、此書得大町，笹川，賀川，權由，三和，三浦，瀧本，河田，宇野，三宅，清原，小林，諸先生之助力不少。謹附誌於此。以表謝忱。
- 一、此書對於日本人之觀察。是否恰當。不得而知。仍須質諸中日兩國之高明。
- 一、吾認中日兩國立於不可離之地位。故欲以此書當國民外交之介紹。
- 一、第一版因急於印刷。缺點當然甚多。俟第二版時，再加充分之修正。
- 一、此書倚能暢銷。將來可擴充至三十萬言。所有材料。均已搜集就緒。

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日

序

余讀書半生。從政十年。勞力吃飯。絕無攀援。慨國內之俶擾。憤奮發之無由。余生今日。亦云苦矣。

「我之日本觀」之作。誠以日本人之研究我國也。無微不至。而我之對於日本也。則漠焉置之。觀諸世界之大勢。考之東洋之情形。此種弊病。應根本剷除。

故余不揣謏陋。多方搜集。費一年之光陰。成一小冊。不敢自列於著述之林。聊備國人之參考云爾。

王朝佑識

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日

再版序

中日關係。日益密切。共存共榮。愈感緊要。而考其實際。中日國民。仍多隔閡。非沾沾于權利之爭。即斤斤于無聊之問題。所謂「中日提携」。「亞洲聯盟」。殆認爲一種理想。倉卒之間。不能見諸事實。于是惟小權小利之是爭。而忘却同種同文之大義。長此以往。中日之前途。實堪樂觀。

日本人理解中國。已較普通的性質。試遇途中之日人而語之曰。「中日親善」。則答曰唯唯。曰「中日提携」。亦答曰唯唯。吾去年遊歷日本。觀其國民對華之態度。和藹親切。遠非二十年前可比。蓋彼等深感于中日關係之不可分離。故始有今日之覺悟。

今日我國對日之情形。果如何乎。非聯歐洲以制日。即藉美洲以排日。以夷制夷。仍是二千年以前之故智。詎能適用於今日。今日之世界。民族自決之時期也。民族

自決之結果。世界大同可望也。「人類愛」之精神。必有盛行之一日也。

日本人研究中國。故能明白中國。中國人不研究日本。所以誤會叢生。疑慮百出。發生事件。手忙脚亂。措置失宜。吾竊憂之。吾關於日本之著作。已有數冊。此書乃其第一冊也。茲值再版。爰爲之序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序于北平寄廬

聯城王朝佑誌

我之日本觀目錄

題 言

頁數

日本國民性與解放運動……………一

由民族心理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由武士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……………三

由風俗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……………五

日本貧民之性情……………一一

由民衆娛樂觀察之日本國民性……………一五

模倣與日本國民性……………一七

由社會制度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由法制史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……………二五

由經濟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……………二九

家族制度之崩壞與日本國民性……………三六

日本賣淫制度之考察……………四一

由哲學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儒教與日本國民性……………五三

老莊思想與日本國民性……………五九

由信仰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神道與日本國民性……………六三

佛教與日本國民性……………七二

由藝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由音樂觀察之日本國民性……………八三

由美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……………九五

島國根性之探討

關於島國根性之一考察……………一〇三

雜 俎

留學時代之觀察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由民族心理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由武士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由風俗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日本貧民之性情

由民衆娛樂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模倣與日本國民性

我之日本觀

王朝佑著

日本國民性與解放運動

日本人久受封建制度之陶冶，其隸屬觀念。與階級觀念。至今猶深入國民之腦髓。而牢不可拔。因政治的忠愛思想。以致各種之自由精神。無從發露。故解放運動之前途。甚感困難。

頹廢以後。革新自生。乃社會現象上必然之結果。日耳曼民族。因羅馬文明之荒廢。而清新之歐羅巴文明。於是乎展開。此種作用。在一國家之內部。亦可行之。支配者階級頹廢之時。則被支配者階級之一部。起而代之。以開拓社會之新局面。此乃歷史上優美法則之一。而無所用其懷疑者也。國民性者。流動之物也。現時日本人之隸屬的性質。純係過去之封建的社會組織之結果。與他種族相接觸。遂感受無窮之快樂。社會的環境。影響於國民之性格者雖極大。然而非根本的改造。保守固有之活

力。不足爲日本全體之悲觀。

今日乃資本主義時代也。在此時代。階級間之抗爭愈烈。而各民族之世界的交通關係。亦因之以成立。於是乎自由思想。與解放運動之勃興。乃爲不可掩之機緣。何者。人類史之根本傾向。在解放是也。對於自然之暴力。與人爲之暴力。而謀解放。始可圖人類社會之發達。日本之上級社會。頹廢已極。被支配者階級。遂有強烈之自覺。然而日本國民解放運動之前途。實不能無多少之困難。

由武士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由武士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日本古時至明治初年。有武士世襲之階級。除京都係公家之都。大阪係商人之都。外。日本國中。悉爲武士所佔據。將軍麾下。擁八萬勁旅。駐節江戶。三百諸侯。分割要區。諸侯屬下之武士。多或數千。少亦數百。當軍備之任。且干涉政治。以爲天下者。武士之天下也。農工商各階級。殆無爲人之資格。所謂花爲櫻花。人爲武士。不但贊賞武士性格之美。且羨慕武士階級之勢力。伊藤博文雖非武士。而恒以武士自誇矣。

所謂武士道者。何也。忠孝二字。足以概之。而忠也。孝也。非二物也。乃日本武士道之精粹也。最近一般人士謂忠孝爲奴隸道德。殊不知日本人一旦脫去忠孝之精神。則日本人將變爲歐美人之奴隸矣。自我之奴隸歟。自利之奴隸歟。無論如何厭惡奴隸之語。而或爲忠孝之奴隸。或爲自我自利之奴隸。必不能脫離奴隸之一種。爲忠

孝之奴隸者。人也。爲自我自利之奴隸者。動物也。

日本之國民性。以忠孝爲根本。由武士道鍛鍊而成。奉萬世一系之天皇。而盡忠盡孝。爲日本獨得之國體。試讀日本之國歌。即知其國民之榮辱。全在君位之降替。有勇氣者。殘酷也。有優雅而無勇氣者。普通也。日本國民雖有勇氣。而不殘酷。既有優雅。且有勇氣。此爲日本國民性之特質。

武士平生持刀。拔刀即無生命。惟其刀不輕拔。而知重禮義。禮義正。故爭不起。爭不起。故刀不必要。禮義者。非形式也。必有誠意誠心。知敬愛爲何物。乃忠孝之一變形也。理解忠孝之日本武士。實知禮義之國民。無武士階級。則禮義墜地。

儒教雖起源于中國。而實通行于日本。在江戶時代。尤爲隆盛。日本人謂儒教爲官吏之教。非人民之教。由忠義解釋之。儒教確與武士道相合。武士道對於婦人。果如何乎。男尊女卑。確有至理。生而爲男。則可以紹先祖之業。而爲武士。女則不然。故今日猶有生男則喜。生女則慍之風。養子之制。亦頗流行。而終不如親生子之相

宜。故可以蓄妾。爲女戀愛。武士之耻。倘戀愛女。則無勇氣。則無榮戰。美人者。武士之禁物也。近頃婦人問題。甚囂塵上。而徵之東西諸國之歷史。莫不由女尊而致失敗。

由風俗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個人有個人之個性。地方有地方之風俗。而國民有國民之性質。斯固不待言矣。個性依教育及環境而成立。然必依遺傳作其基礎。地方依風土之影響。與氣候之感化。而有特殊之色彩。亦必依遺傳作其根基。此固不能否定者也。地方色彩之大者。即國民性也。個性與個性相比較。則大相逕庭。而地方色彩。則集個性而成。而國民性亦因個性而立。恰如照像。於個性之中。而有共通之處。其表現於外者。即地方之色彩也。其更大者。即國民性也。希臘有希臘之國民性。斯巴達與雅典之不同。即其發揮地方色彩之不一致。子路與顏淵之相異。即其個性之不侔。我中國南北之關係。亦

何莫不如是。

國民性非不能移動者也。往往因種種之影響。而發生變化。其變化之結果。則歸着於一點。故因時代之不同。而國民性亦未必適合。今日日本之國民性。將逐漸推移。毫無容疑。然而其一種牢不可破之基礎。則亘千古而不可磨滅。

讀北史倭國傳云。人頗恬靜。罕訟爭。少盜賊。性質直。有雅風。此日本國俗之概論也。奈良朝以前之敦樸風俗。果何以致斯乎。所謂恬靜質直云者。即表明日本國民為優秀之人種也。然則日本國民果無輕佻浮躁之短乎。古史所云。未必即能道破今日之國民性。而因時代之潮流。當不能無多少之變化。

儒佛二教。在日本有絕大之勢力。與日本國俗以多大之變化。其積極進取之氣。實有使儒佛同化之力。而其國體之不同。亦為一大原因。若我中國易姓革命。朝代屢更。國民性日趨於消極。日積於退縮。輻光養晦。明哲保身。以致道德上受影響極鉅。在六朝時代。佛教盛行於中國。而篡奪之禍。幾無日無之。日本聖德太子十七條憲法

中云。上和下睦。上行下效。君臣講說忠義。佛法王法。並行不悖。此即日本國民性同化之力也。

公家政治倒。武家政治興。關東人之勢力。及於寰區。日本風俗上來一大變革。同時國民性上亦發生若干特異之點。輕身命。重名節之武士道也。抑喜怒哀樂之情之自制心也。於此時代。均有顯著之發揮。現時責任觀念。極爲薄弱。政治家慣用手腕。以視鎌倉時代之國民性。相去何可以道里計。明治以後。西洋勢力。極爲澎漲。衣食住上。與以莫大之影響。即以東京而論。西洋風頗爲流行。若銀座。若丸之內。西洋建築。高聳天際。茶樓酒館。遍地皆是。男多洋服。女多西裝。電車汽車。往來如織。繙譯戲劇。活動電影。無一非西洋舶來之物。在鹿鳴館時代。西洋之風。亦曾流行矣。而僅爲一部分貴族之社會。與民衆無與。今則普及於一般之民衆。不獨物質的文化爲然。即精神的文化。亦莫不如是。生活問題。勞働問題。思想問題。逐日東漸。與日本以極大之威脅。日本古來之風俗。將掃地盡矣。

風俗之變遷。似爲過去之事實。而實爲眼前之現象。對於此目前之問題。果應如何處置之乎。其性質固非政治也。法律也等人爲的強制。所可左右之者也。縱可收一時的效果。而非自然的趨勢。德川氏之鎖國政策。原爲防止西洋文化。西洋思想之侵入。而爲絕對的專制時代之機能。萬不能行諸久遠。文政年度之攻擊外國船舶。其命令亦不能保其權威。

禁止奢靡。爲政者之命令。見之屢矣。挽回狂瀾。抵柱中流。苦心焦思。當局者之努力。可謂極矣。然而功效輕微。法律之權威。不能永久保存。乃爲通例。江戶時代。曾有禁止衣服華麗。而於天和年間。有嚴厲宣佈規令之舉。然其結局。則等於具文。而有元祿年度之驕奢。自樂川翁之寬政儉約令。雖有一時的功效。而不旋踵又變爲華美之世界。水越之天保度改革。欲爲澈底的矯正。而終無實績。大勢瀟漫。至爲可懼。逆而行之。不但不能收功。反愈激其勢。除因勢利導。針砭社會外。固無他法。

現代風俗之移易。果歸着於何處乎。究其結局。亦因自然之趨勢。而附於某點耳。然則自然之趨勢。果如何乎。將以西洋之風俗。代替固有之習慣乎。觀今日之形勢。大約必致出此。然而其實際。果如何乎。順應自然之趨勢。應取何種之方針乎。

吾人對於此問題。遂不加躊躇。而思及二重生活說矣。即固有之風俗。與外來之風俗。相並行是也。其間亦有持折衷說者。惟亦不少困難之點。由中國傳往日本之文化。無論爲唐。爲宋。爲元。其爲東洋之文化則一。風俗雖有相違。而根本則彼此共通。然西洋文化。與東洋文化。根本不同。故風俗自不能一致。於是今後之風俗。於折衷調和以外。不能不兼營二重生活矣。

二重生活。驟視之。似不經濟。然亦不必過慮。倘於其中設顯然之區別。則不經濟之點。或有補救之餘地。即辦公處之房屋。可爲歐風。而尋常居室。則宜用日本式。番菜與和食並行。似無不經濟之感。而其中所最感困難者。即爲服裝。在男子已略見解決。將來所應保留之問題。惟女子之服裝耳。此應區別爲事務用服。與平常用服。

之二種。至於禮服。宮內者已完全以洋裝爲本位。此乃世界之大勢。民衆的傾向。輕便簡素。最爲適宜。

三千年間所養成之日本國民之生活狀態。極爲悠長餘裕。概而論之。甚覺有趣。因之國民性亦受其感化。而趣味及於一般。例如勞働者。自處泰然。毫無不平之感。此雖不但爲服從關係。而其生活狀態之有趣味。亦爲其一種原因。

經濟學者。對於偏重物質的方面。故惟物史觀之弊。因之而起。夫區分人類爲資本家階級。與勞働者階級。原爲根本的錯誤。考察現在各方面。漸有歸於原始的傾向。社會之各種事情。頗爲煩瑣。頗有秩序。頗有科學。因之復歸於自然之觀念。乃爲人類至當之要求。歷史者。常將此種現象。保留於其頁內者也。打破階級之叫囂。推倒門閥之行動。俱爲新時代之產物。而文化之發展。必以舊時代之文化爲根基。始有向上之可能。新時代之文化。復歸於原始的狀態。非從新作出者也。經濟學者之社會改造論。往往視文化爲過眼雲烟。實爲極大的誤謬。夫文化只限於物質的方面。則精

日 本 貧 民 之 性 情

神的方面。將付之等閑。而新時代由舊時代而生。新文化因舊文化而起。新時代之文化。必依宗教家。文學家。而始能建設。奈良朝之文化。成於行基鑿。真良辨。與吉備。真備。萬葉詩人。及國中公磨等。平安朝之文化。成於空海。最澄。與紫式部。清少。納言。紀貫之。中朝。隆能等。鎌倉時代之文化。成於日蓮。法然等之宗教家。倭成。定家等之新古今作家。名佛師繪卷物之巨匠等。東山文明之精神。由五山之禪僧。周文。雪舟。祖阿彌。龍阿彌等發揮之。桃山有水德。山樂。江戶有光悅。光琳等藝術家。有近松西鶴等文學者。文貫彬彬。今日更無論矣。國民於物質的文化以外。沐此等精神的文化。留文化史上以優點。此等優點。映於風俗與國民性上以莫大之感化。

日本貧民之性情

無論何國。貧民之心理。大抵相同。因物質之缺乏。而人類之真性情。遂因之以表現。此即貧民性情之美點。亦最有趣味之處也。貧民心理之趣味。果何在乎。即貧

民之生活內容。與社會之其他部分相比較。則過去之社會的遺傳。完全保存於貧民之間。例如講義理。順人情之俠客。貧民中尤有此風。若在中流社會。則業已絕跡。而賭博問題。亂婚問題。迷信問題等。亦惟貧民間始有此事。赫胥黎曰。欲觀野蠻人。不必赴亞非利加。只觀倫敦之貧民窟。斯可矣。是言也。誠有真理。今日之貧民。尚保存過去之文化。如日本守舊的國民。關於此。尤有顯著之事實。土木業者聞。今日猶沿用德川時代之言語。以相周旋。堅守親疏之關係。此與紐約之貧民窟。在紐約之中央。高揭中世紀之招牌。而招電影之僱客相同。

總之。日本之貧民。與外國之貧民相比較。頗爲溫和。美國黨市。貧民犯罪者。極爲衆多。義大利亦復如是。獨日本之貧民窟之女性。與歐美相較。相差甚遠。女性之貧困。富於耐久力。此貧民研究家之所公認也。日本貧民窟之女性的忍耐。殊爲可驚。在紐約與倫敦之貧民窟。每見酩酊大醉。倒於街衢。日本某君在貧民窟。前後有十一年之經驗。深知日本貧民之女性。絕無亂暴之狀態。日本之女性。對於家事。則

日 本 貧 民 之 性 情

極忠實。對於男子。則極親切。觀日本之貧民窟。可以知之。假使其夫患肺病。則自身入洋火公司。得些須之金錢。治療夫之疾病。且以之養育子女。此種實例。實難備舉。要之。日本之女性。在貧民窟中。洵較男子有若干之優點。一旦男子遭遇貧困。則棄其妻於貧民窟中。而自身逃出。女則根性强硬。在貧民窟中養育子女。在歐美各國。亦常有因時運之不佳。而棄妻他往者。例如。歐戰當時。(一九一四年冬)美國薩歪尼亞州。舍棄妻子者。達四萬人之多。日本雖未至此數。當亦不少。其間竟有打破貞節而誠心教養子女者。此日本貧民窟之女性也。倘日本貧民窟之女性。不能如是。則日本貧民窟之狀態。必更見險惡。日本女性。不賭博。不飲酒。不鬪爭。心氣和平。是其特長。

我中國之貧民窟。女性之修身。猶優於日本。其家中無論如何污穢。絕少蓬頭散髮之人。此乃我國風俗之一。與日本貧民窟之女性相較。頗有奇妙之感。蓋我國文明最古。女子之品格。養之有素矣。關於此點。與日本略同。日本貧民窟之女性。以守

日 本 貧 民 之 性 情

貞節爲美德。因儒佛二教多年之教養。其所由來者漸矣。日本人之所慮者。倘此種美德。一旦破壞。則貧民窟之救濟費。雖增加十倍。亦感莫大之困難。日本之貧窮男子間。其飲酒之量。遠遜於歐美。賭博亦不及我國。相互補助之精神。尤爲顯著。試舉一例以證明之。彼等兄弟之間。組織團體。互相救濟。種種方法。至堪驚異。譬如兄弟之間。不能相濟時。則用親屬之儲蓄。以濟之。因之。日本之貧民窟。被拯救者。不知幾百千人。賭博抽彩。作爲濟窮之資。疾病相助。以發達其愛他心。而犯罪者。病者。行路病者。及賣淫婦等。凡與彼等接近者。一律施以救濟。貧民窟公共房屋中。每十室之內。必有此種人一位。故他覺者。與賭博者。同居時。則稱之曰普通俠客。日本俠客之發達。雖有種種之理由。而日本人之本質。則以愛人。施與。注意貧民生活爲特色。此種下級社會之傳統的道德。求之西洋各國。實無其匹。

西洋除信基督教者外。全部爲無神論者。日本則以惡人與俠客概括之。觀彼等之言語。行動。習慣。可于彼等之日常生活。戲劇。電影。及談話等得之。模倣俠客。

爲彼等獨得之心機。貧民多無熱烈的宗教心。而因教養之故。每易爲救世軍所轉移。一般不良性之貧民。多易犯罪。其居住有定處者。則堅實而親切。彼等重秩序。尊敬人。日本之國民性。觀貧民生活。可以知之。

由民衆娛樂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公園爲公衆娛樂之所。凡屬國民。俱自由出入。藉資休息。在歐美各國。對於公園之設備。不遺餘力。原所以圖民衆之樂利。而爲國家放光彩也。日本東京之公園。若日比谷。若上野。若淺草。若芝。吾均常去遊逛。空氣絕佳。清淨無比。花卉草木。即不禁止。亦無損失。富貴貧賤。一律入內。無階級之可言。更不知買票爲何事。熙熙攘攘。有上古風。嗚呼。文明國之國民。其幸福可勝言乎。我國娛樂機關。階級之界限太嚴。一般普通民衆。殆無享樂之資格。如中央公園。北海公園。三貝子花園。進門買票。貧民興歎。揆諸公衆娛樂之理。合乎否乎。

觀國民之生活。即可觀國民性。而表現於國民之娛樂生活之國民性。尤有研究之必要。夫國民生活。即社會的環境。尤以社會經濟狀態之變化。而受轉移。一面雖爲國民之娛樂生活。然恆因社會經濟狀態之推移。而發生變化。於所表現之國民性。亦不一定。現在日本人娛樂生活之根本的基礎。果如何乎。迴答之曰。日本人之娛樂生活。不外游。博。酒。菓子等類。其他如遊苑。舞臺等。亦爲日本人獨得之心裁。至於一月一日至十五日。更爲日本人娛樂之基礎。

日本民衆娛樂之最顯著者。即爲觀花。櫻花在日本爲大宗。當盛開之時。或半開之際。遊人如蟻。香氣撲鼻。坐毛氈。食辨當。(即飯盒)飲酒觀花。天下之樂事。無逾於斯。遊人中若老婦。若少女。熙來攘往。同沐春風。而酒醉狂踊。與花偕舞。尤有特別之樂趣。然則觀花爲日本人最有意識娛樂之一。

日本東京戲劇。率多新式。我未嘗看。獨於鄉間戲劇。則每於晚間廟會見之。戲台亦係以高檣木板爲之。與我國鄉間之戲台略同。台上置大鼓一具。不住亂敲。演劇

者則帶假面。穿彩衣。說古代事。奇形怪狀。頗堪發噱。其言語雖不盡懂。然觀之甚有趣味。台上四角。有小兒圍之。與我國完全相同。台下周圍觀劇者。有婦女。有男子。有賣物者。擾攘雜沓。極其熱鬧。

仿 模倣與日本國民性

與 現時日本之文化內容。殆以模倣西洋爲能事。有以此爲恥者。亦有以此爲榮者。日 前者代表國粹主義。復古主義。後者代表歐化主義。然而無論國粹主義者。如何慨歎本。而歐化主義者之模倣性。則有不可免之情形。

國 蓋模倣 (Imitation) 乃承認非我之優越性。而爲他力所掠奪。誠爲可悲之事實。民 然其性質。則爲一般之新創造。故曰。模倣者。創造之母也。創造由模倣而傳播。又性 社會進化之階梯也。日本人之放於模倣。縱爲可誇。而決不如國粹主義者及復古主義者之慷慨激昂。假使日本自開國以來。至今日仍持鎖國政策。其不能發達。當在意料之中。然則模倣者。洵人類之社會的生活發生以來之中心事實也。一時代之人類。繼

承其時代所發達之文化而圖生活。即模倣之生活是也。

以模倣爲社會之說明原理。而建設模倣之社會學者。即達德(Jard)是也。據社會學上達德之模倣說曰。社會者。模倣也。社會之人類。以模倣爲先務者也。其思想。其感情。其慾望等。社會之中心。莫不由模倣而生。保存或強固社會的紐帶。結合與社會的人類。全在模倣。故模倣者。乃社會之構成原理。

社會學者中。足爲模倣說之代表者。除達德以外。尙有巴德溫。(Baldwin)惟巴德溫雖以模倣爲社會之根本的事實。而不以模倣爲社會之構成原理。據巴德溫所云。國模倣者。社會之組織與發達之過程也。而爲社會生活之內容者。即常爲觀念之過程。民而爲模倣也。社會生活之內容。即由模倣而傳播。爲社會的。其由個人以發達者。僅性觀念耳。

今就歷史的事實考察之。古代羅馬文明之內容。殆全以希臘文明爲榜樣。而近世歐洲之文化。又以希臘羅馬之文明與基督教之結合。爲其發達之中心勢力。

今日交通機關。極其發達。而模倣亦日見敏速。例如某英人創造一事。即以達德之模倣。爲一般法則。以模倣爲幾何級數。而從社會原理。即時傳播於各國。此即構成現代之文化內容。而新創造因之以生。於是循環的。無限的反覆傳播。爲社會發達之過程。

與 試讀日本之歷史。日本之文化。因中國儒佛二教。勢如洪水之侵入。而其固有之日發展之萌芽。悉被蹂躪。因理首於模倣中國之文化。而純日本之文化。殆無足誇。在本歷史之經過中。於傳來文化之模倣之過程。爲達德模倣之一般法則之一。以模倣爲媒介。曲折轉迴。而添加若干之日本性。始有今日之發達。

民 前年美國之觀光團。經東京。遊京都。在招待席上。某名士之言曰。吾比較東西兩京之感想。東京者。形式也。乃外國文化之模倣耳。無興味之可言。今來京都。始得見真正之日本。及觀寺院山川。而日本之真面目。於是乎表現。(This is Japan)

日本德川幕府之末期。鎖國主義。稍見廢弛。人民苦於武家制度之束縛壓制。達

七百年。其先覺者亟思排脫此種煩悶。而知歐洲文化進步發達之可驚。於是吸收採取。不遺餘力。

模 明治維新成功。歐美文化之傳播。頗爲自由。多數國民。如飢似渴。排斥國粹主義者。復漢主義者。而趨於極端之歐化主義。蓋日本向來與外國斷絕交通。對於世界大勢。全然懵懂。以爲宇宙之內。莫日本言。及觀歐美諸國燦爛之文化。始與日本人以莫大之驚歎。於是由驚歎而讚稱。由讚稱而模倣。舉傳來之自尊心。一旦拋棄。醉心歐本化。無批判。有迷信。誠意模倣。如長江大河。一瀉千里。而貴族階級及支配者階級國之所謂鹿鳴館時代。實爲其急先鋒。各種制度之改革。與風俗之變遷。遂發源於茲。民 考現代日本之文化內容。殆全爲歐化主義。無批評。有迷信。專心模倣。亘於全國。試觀今日日本之大建築物。若教會。若公署。若公司。若銀行。若病院。若學校。若車站。無一而非歐風。私人宅第。亦多倣照西洋。縱建築日本式。而其接待室及書房。亦必爲洋式。以洋燈。電燈。瓦斯燈。代舊式之油燈。日本房間。而懸以洋

畫。軍隊則全部洋服。軍人就寢。則用床。一般公儀式。則用洋服。平常活動。亦因便利之故。而穿西裝。於是靴帽全爲歐式。使用洋傘。婦人束髮。少女用髮結。食牛模。豬肉。飲牛乳。吃麪包。咖啡館。番菜館。到處皆是。酒則威士忌。白蘭地。醫生則仿爲打克塔。而佐之以白衣之看護婦。乞丐也。而爲藝術家矣。陰歷也。而變爲陽歷矣。與。議會開會矣。公園協議矣。七日之間。有一禮拜日矣。有耶穌誕生之紀念日矣。舉。凡日本固有之真意義。完全喪失。火車勃興。輪船盛行。電報。電話。郵政。及產業。本。制度。工場組織。殆全出於模倣矣。

關於學術。無論形而上及形而下。凡法律。經濟。宗教。哲學。藝術等自然科學。民。悉心繙譯。已臻極度。過去半世紀間。日本所以能實行大變革者。即全採異質之文化。而以模倣爲前提。在世界史上。實無其例。乃日本國民之特性也。

羅馬文明。炫耀一時。及其亡也。普通史家謂其版圖過大。奴隸制度。道德腐敗。爲其大原因。然而其主要之理由。則純因羅馬模倣希臘。此一部分史家之所公認也。

。若日本之模倣性。徹頭徹尾。則日本民族之將來。殊爲可悲。然而詳細以思。亦未必盡然。日本人之祖先。模倣佛教。遂有今日之發達。雖無偉大之獨創家。奇才子。而由模倣生創造。日本文化之發達。竟未受絲毫之障礙。然則日本所負之重大使命。仿即模倣歐洲文化。以建設新文化。而貢獻於世界。

與 俄羅斯受馬克斯社會主義之思想的感化。而斷行共產主義。實爲二十世紀之新創造。

本 現代之日本人。採用歐洲文化，其生活內容。日見豐富。學問方面。亦由直譯的。進而爲批評的。無論形而上學與形而下學。所有各方面。漸見創造之曙光。思想方面。亦不純恃繙譯矣。

性 模倣者。爲普通人類社會之中心事實。吾人模倣先進文化。誠爲固然。無可詫異。然則日本國民。何以富於模倣性乎。第一。日本乃後進國家也。凡後進國家。恒感於先進國之優越。而欲採用其方法。以充實自己貧弱之生活。以模倣之心理的動機爲

一般原則。第二。日本無優秀及確乎不拔之國民性。蓋優秀之國民。恒無他物侵入之餘地。而空虛或貧弱者。則任何物亦能容納。於是模倣作用。因之而生。

更就地理的關係言之。日本者。島國也。外國文化。越海而來。可以直接普及於內地。加以日本人富於適應性。相依相輔。遂有今日奇異之大變遷。

當明治維新之初。憂國志士。倡尊王攘夷之說。以爲日本有日本之神。無崇拜外國神之必要。而因大勢之所趨。彼等遂幡然改悟。贊成門戶開放。確立進取之國是。以建設明治之新時代。然而識者則深歎歐美輕薄之物質文明。駕於三千年來傳統道德之上。以致世道人心。不堪問。封建制度壞。資本制度生。民衆思想。普及於一般之社會。而引起個人之自覺。

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。日見發達。支配者階級。亦愈見強橫。因之人民之自覺。與社會思想之進展。遂亟欲補足現代社會制度之缺陷。而爲根本的改造。因新動機之勃興。復古之勢力。乃見鮮明。

性 民 國 本 日 與 仿 模

性國民本日之察觀度制會社由

由法制史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由經濟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家族制度之崩壞與日本國民性

日本賣淫制度之考察

由法制史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由法制史上考察日本之國民性。殊覺有深刻之感觸。今日日本社會之一部。攻擊政府之違憲。濫用司法。蹂躪人權。而究其實際。仍係日本人民向來對於法律。太無智識。對於權利。殊爲懵然之反映也。日本國民。於正當權利之爭。多不願訴之法律。各種法律所規定。國民究有若干之了解乎。現在此種國民性。亦逐漸變化矣。非難之聲日高。在社會上已有相當之反響。例如以苛稅爲不法主張。電車之無效乘車證。認爲有效。而訴之公署。他如發掘品之購入。電車火車之慳死人。蹂躪婦女之貞操等。要求損害賠償之訴訟。屢見迭出。此爲向來未曾見之事實。

然權利之爭執。不自今日始。在鎌倉時代。生命之關係。極爲重大。侵害他人之權利。必以法律解決之。貫徹主張。至死不懈。每見有一訴訟事件。恒綿亘至十年或二十年之久。即訴訟失敗。亦不即時完結。例如在北條時代之敗訴。至源化政府。猶

能提出。勝敗則置諸不問矣。

在此時代。尊重夫權。倘他人破壞其保障。則必有適當之救濟。貞永式目之法。即因此而制定者也。一千一百年前之大寶令。關於遺產之分配制度。業已規定。其中明載確認女子之持有財產。貞永式目亦承認父母若無子時。其遺產由養子承繼之。(養子即女兒之夫。)關於夫妻財產制。亦云。夫管理妻之財產。妻死。其遺產不歸夫。而歸子。倘夫無相當之遺產。則以前給與妻之財產。不得取回。此不過舉其一例耳。

此時土地之爭執。往往由鄰老之證言而決之。雖不得謂之爲完全。然亦不失爲一種之陪審制。軍人身臨戰場。亦恒以個人之證明。在大將前。爲其戰友證明功績。以爲論功行賞之根據。當行賞時之催促。並不視爲越分犯規。此爲今日軍人所不可能之事實。

由武家時代至江戶時代。所有人民之紛爭。每以講和爲能事。其講和之方法。係

以事主之鄰家五人組織之。如道學先生及和尚等。最爲適當之人物。

法庭對於民事訴訟。尤以金錢之借貸。由當事者自行解決之。而無庸付之裁判。遂有一時不受理民事之風。縱或受理。亦有一定之期限。至期則立行停止。

日本國民性之本色。今已不用再費考慮矣。前者爲一般之政策。係自然的。因社會之需要。而爲立法之精神。後者與前者正相反對。乃極端之壓制主義。爲不自然的。而爲人爲的也。以保全自家之政策之犧牲。不惜壓抑人權。兩者之懸隔。全爲政策不同之表現。日本國民性。向爲現實的。實利的。故爲樂天的。至於哲理空想等入爲的教訓。甚不願矯正其自然。所謂不說話之國。即此意也。儒佛二教。皆外來之思想。雖有深奧之哲理。而日本國民。則均視爲一種之現實的功利主義。日本各派之佛教。皆祈禱現世之福祉。

由是觀之。日本之國民性。可目爲有權利思想之本質。德川政府。壓抑人權。生存競爭。日趨激烈。因織田豐臣二氏之餘緒。而來社會秩序之紊亂。於是階級制度之

恢復。爲一般人所努力。

欲矯正國民之本性。談何容易。因勢利導。乃當務之急。參政權也。婦人問題也。皆宜有適當之解決。若徒爲政略的壓制。誠有百害而無一利者也。

此種權利思想之發達。即個性之發揮。(個人主義)世人恒謂個人主義。係唱高調。對於國家。則無犧牲的精神。殊不知物走極端。莫不有弊。欲判斷全部之價值。其議論之出發點。業已錯誤。縱對於自己正當之權利。亦屬盲目。凡個性不發達之國民。不得謂之爲真國民。彼公家武家兩政府並立於鎌倉時代。當時之國民。因管轄不同。雖同爲武士。而一面爲御家人。一面爲非御家人。不但互相反抗。且因利害關係之故。而致分裂。忽必烈席捲歐亞。侵入日本。幕府諸人。遇此未曾有之大困難。當以國民之不一致。深爲懸念。彼等因愛國心之勃發。乃請於朝廷。使武士受將軍之指揮。而勤王命。

由經濟上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世界各國之國民。各有其特徵。普通稱之曰國民性。而國民性之性字。當然以天性解釋之。由日本國民性言之。所謂大和民族者。與其他國民。先天的種類不同。歷史。習慣。及其環境。莫不互異。即特種之國民是也。然而茲所謂國民性者。並非一定不變之物。仍因歷史習慣及環境之關係。而為緩慢之變化與發達。

日本封建制度之崩壞。僅五十餘年耳。詳考當時之歷史。不無多少之差異。社會之組織。與歐洲十五六世紀之中世紀主義 (Medievalism) 相似。德川政府顛覆時之社會狀態。在慶長元和間。與西歐之社會狀態略相彷彿。故彼此文化進步之程度。殆有三世紀之懸隔。自明治維新以來。國運之開展。一日千里。列為世界強國之一。驟觀之似為足誇。然不過政治制度上皮毛之進步。試一察社會之內容。尙未見若何之改良。此乃封建之遺風。誠不勝其遺憾者也。

此乃社會學上之原則。無辯論之必要。而日本輸入西洋之文物制度。其所以最速且能同化者。何也。因國民性之適應故也。例如日本國民。久受封建制度之陶冶。富於尚武之氣象。於是軍事爲社會組織之惟一要素。故西歐之軍制及關於此之一切技術。日本國民最易消化吸收。絕無生硬模倣之痕跡。本家本元與德意志帝國相比較。不但決無遜色。且有駕而上之之勢。此等成功。固係明治政府之努力。而其實則係日本國民因應咸宜。攝收而招致之者也。政府不過供執行及僕役之職耳。

國民性能受納者則易入。不能受納者則難入。此種實例。徵之學術界。猶爲顯明。日本今日學術上。對於世界文明國家。除軍事之外。比較的足誇者。厥爲醫學醫術。日本之醫學醫術。自維新以來。進步極速。較之歐美。固不多讓。此世界之所公認也。日本人士由封建時代。對於醫者之學術。過於重視。厲行極端之閉關主義。自彼時起。准許採用醫者之藥方。而醫書醫藥。亦准其輸入。故醫學醫術亦爲一般國民所容納。亘數十百年之久。排斥外物。熱度雖達絕頂。而對於醫學之適應性。則未稍蒙

其損害。至今日日本內地。西洋醫院。到處皆是。即窮鄉僻壤。亦所在林立。由此可知其崇拜西醫之精神矣。

至於基督教之不發達。殊出意外。上流紳士。或智識階級。對於基督教。多半以輕蔑之態度待之。外國傳道會及宣教師等。犧牲多大之金錢與勞力。而所得之效果甚微。降至今日。日本國民猶遵守其固有之歷史習慣及環境。而不容納其他之宗教。至於憲法政治亦莫不如是。各種政黨。弊害叢出。腐敗墜落。達於極點。憲政之效力。前途甚難樂觀。憲政試驗。僅三十年。一般國民。猶未熟練。換言之。日本國民有歷史的根據。其不適於國民性之憲法政治。欲其操縱自如。實為不可能之事實。

經濟問題。洵為社會之基礎。若軍事醫術。與日本國民性。全然調和。基督教與憲政。則與日本國民性。萬難合致。日本今日。已列為世界一等國家。而與英，美，法，諸國。果有同等之權利乎。徵諸既往之歷史。觀之現在之事實。日本之經濟狀態。對於國民性。實納鑿不相入。

日本現時經濟狀態之違反國民性。其根本的理由。即今日經濟上之設施。一以歐美爲範模。而爲其上之製作品。凡固有之歷史習慣等環境等。一概置諸不問。販賣西洋之技術。強迫人民以實行。例如勸業農工兩銀行。洵爲無用之金融機關。于產業上無所貢獻。僅爲政黨或少數有勢力者所利用。至關於輸出交易品之檢查取締法。亦不過助有力大資本家之獨占。而對於小事業家。反妨礙其發達。

明治維新之大改革。其制度上之外部形式。業已大改面目。即政治之中心。業被顛覆。新式機關。亦已成立。然而德川政府瓦解。明治政府成功。所有日本國民一般之氣風。即國民性 (National Character) 之變革。則全然爲另一問題。國民性之變革。在德川氏交還軍權前十餘年。美國公使赴日。日本國民與歐美文明之新空氣相接觸時。已發生如是之現象。日本政治組織之革新。雖一朝成功。而國民性之變遷。則甚非易易。故明治初年與德川末年。制度上外形之差違。業已顯明。而社會民心之變化。不但未見顯露。其後經過半世紀如今日。而社會各方面。尚有德川時代之遺風。

利用機會。帶假面具。依賴官吏。一攫千金。舊式之作法。乃事業家之本色。無論爲都會。爲地方。經濟思想。全受一般資本家之支配。此種思想。乃發源於封建式之官更萬能主義。而國民大多數經濟上之發達。終不可期。

當歐洲十六七世紀時。有所謂 *Patronage* 者。此等人在政府有種種之利益。而得貿易上之特權。經營事業。所謂政商是也。例如莫斯科維公司。李宛種公司。東陸公司。及東京印度公司等。類皆成立。此等公司。在政治上爲一大機關。彼等商人。純爲政商。此時之商人。無個人獨立經營之事業。率多與政府或官吏相結納。而有中世紀主義之遺臭。日本德川時代之商人。非藉皇上之聖威。不能着手。賄賂請託。爲事業成功之惟一秘訣。證諸歷史。可以瞭然。此種澆風。在天明寬政至天保弘化之際。(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之初期) 達於極點。松平樂翁與水野忠邦等之改革意見。實際上雖未達到目的。然全因此而發。賄賂請託。中外相同。而究其實際。仍係中世紀主義。即封建主義之遺臭。爲舊式事業家徹底之痼疾。

日本當封建時代。凡爲非常之富豪。必爲社會一般所景仰。其治產之方法。以大名旗下。與其他之武家武人爲相手。而經營放債事業。結果武家武人。日益窮困。同時放債事業。愈見發達。武家武人。收入之大部分。全被放債者所吸收。蓋因武家武人。無財政上之智能。其僚屬與商人互相勾結。施用奸計。欺騙彼等。此等事實。在大阪最爲盛行。該地富豪之大部分。所謂大名貸者。即由大名專門之放債事業而蓄積之者也。此項事業。相互之關係。最爲複雜。要以賄賂請託。爲其根本。大阪奸商之勢力。竟至炙手可熱。當時各地藩閥。皆在大阪設辦公處。置專員。使之處理取締倉庫。及發售米穀。與其他國產等事務。然而其實彼等最大之職務。則係擔任借款之交涉。因之彼等與商人之交際。日形親密。其始爲主人而接近富豪。以圖金錢上之便利爲目的。及主人之財政。益陷難境。則主客顛倒。只知有商人。而不知有主人之醜態。遂致演出矣。倘依賴大阪之商人。而融通金錢。結局必難免於窮狀。藩政府對於大阪之富豪。必致折腰。

德川時代日本之富。三分之二。在於大阪。該地有名之富豪。皆依前述之手段。而成鉅富。其從事於正當之產業而爲正當之儲蓄者。殊不多觀。

封建時代。殖產之方法。大抵如斯。與近世的產業相比較。性質迥乎不同。由真正事業家之眼觀之。此種致富之要訣。不得不謂爲經濟社會之幼稚。德川政府滅。而明治維新之世興。御用商人。到處跋扈。正義觀念。極其缺乏。能致暴富。爲流俗所欣羨。得意揚揚。胥爲此輩奸商。若夫營正當之產業。勞自身之手足。而爲純正之富豪者。可謂絕無。因封建主義之遺傳。造成日本國民性之一部。而政治機關之新陳代謝。竟不能將此遺傳症一掃而空。若天明寬政。若天保弘化之惡毒。至今日猶流傳於社會。

施行憲政以來。輿論之勢力。逐漸增大。正義之觀念。亦稍稍發達。惡辣之行爲。漸見消滅。御用商人等之毒手。略行斂迹。然而日本事業家之大多數。今日猶不能改其傳統之惡癖。倘有機會。仍勾通官吏。依賴官廳。欲發意外之財者。所在多有。

例如日本之米穀法案。其組織原未見其不可。果能按照提案者之目的。而見諸實行。誠爲一般國民至極之良法。無如不脫惡習之經濟界。果能善用此良法乎。實爲一大問題。萬一仍爲政商攫財之具。徒耗國帑。增長奸富。於國民毫無裨益。而此種惡習。一時不易斷絕。只有待國民經濟的理性之發達。而日本國民之所希望於當局者。在除去發達此種理性之障礙。使封建制度下之尊橫主義之卑劣根性。不至再生是已。

家族制度之崩壞與日本國民性

家族制度者。一社會制度也。此制度之存在。有長久之歷史。與其國民之民族制。有密切之關係。因民族制之相異。而家族制度。亦各不相同。凡世界文明國家。莫不有其家族制度。惟其形式稍有不同。而其組織之根本要義。則世界齊一。摩爾幹氏分家族制度之種種形態。爲文明發達之順序。故所有之民族。按階級的排列。必經過各種階級。而始能進化。

當論述家族制度之時。對於該制度之意義。有限定之必要。從來無限定之意義。故辯難攻擊。甚無意識。人在斷定歐美之文明國民。爲個人主義之生活。而日本人仍爲家族制度之生活狀態。兩者之間。有根本的差異云云。夫所謂家族制度者。在今日已成爲日本之重要問題。若爲家長的大家族制。則歐美先進國。已由此種狀態。而蟬脫之矣。日本國民。尚包於其殼之內耳。若以家族爲夫婦本位之小家族制。則歐美先進國。實未脫離此域。而未入於純粹的個人生活。依然爲家族制度的生活。而日本國民之大部分。尤以智識階級。今日殆與歐美爲同樣之家族的生活。並無所謂根本的差異。故對於家族制度之問題。先將字義爲充分之限定。然後始可以議論。吾對於日本。有家族制度之必要乎。抑家族制度瓦解之可慮乎。於上列二種意義之中。而解釋爲古時大家族制。於是關於家族制度之運命。而略加考察。

家族制度者。以家族之觀念爲基礎者也。其觀念有三種重大之要素。即家之永久性。家之經濟。家之統御權是也。三種要素。完全具備。始有家族制度之存在。所謂

家之永久性者。即以宗教的神聖。拜祀祖先。始終附隨之是也。由是受祖宗神靈的庇護。一家有其財產。而家之經濟。永久繼續。一家之權力。無論如何新陳代謝。而所謂家之共同團體。則永不消滅。爲共同團體之一。家族依父權統御之。父權者。即所謂戶主權也。主家之祭祀。掌家之財產。統御家人。而主持其教育管理及勞働諸事。故一家爲永續之物。而統御家之家長權。亦永久不變。爲使其永久之故。始有家督相續。與養子制度之並行不悖。而家長權對於家人。有絕對之權利。家人對於家長。有絕對服從之義務。

家族制度之組織。歐美先進國已行之。若希臘。若羅馬。即其例也。日本在武家時代。已有家族制度之完成。近代文明發達。家族制度。漸見崩壞。歐美先進國。殆已全滅。日本亦陷於同一之狀態。其間將發生種種之問題。崩壞之原因。果安在乎。要不外近世文明對於國家組織之完成。與個人主義之勃興耳。因其機運之發動。而家之觀念。漸次衰微。宗教的權威。爲近世一般所否認。於是崇拜祖先之意義。日漸漸

滅。加以個人主義之發達。而家之永久存續之觀念。亦日漸消失。其次因產業革命之結果。家之經濟。亦日就瓦解。機械發明。而來家庭產業之衰滅。工場因之以成立。同時以個人的企業。與個人的勞動為原則。而確定經濟上之個人主義。至於統御家之家長權。因國權之確立。而大加制限。對於家人之教育及管理。其大部分由國家直接行之。故關於一家經濟之衰亡。而家長之管理權。亦不必要。家長權之永久性。既漸失墜。而家督相續與養子制之精神的內容。亦漸喪失。於是家族制度之要素。逐日破壞。而家之為物。終難存立。因之家中諸人。與其謂為家族之一員。無寧謂其為個人。加以近世民主主義之傳播。家人對於家長之服從心。極其衰微。成人之男子。逐漸獨立。女子亦多數覺醒。要求自己人格的獨立。此等獨立的傾向。實為近世經濟上之個人主義的制度之完成之結果。

現時歐美諸國。家長的家族制度。已完全消滅。日本亦陷於同樣之狀態。而社會人士將舍舊家族制度。而入於新家族制度矣。所謂新家族制度者。以夫婦為本位。以

婚姻關係爲主位。而爲共同生活體。較之大家族制度。頗爲薄弱。即夫婦與不能獨立之子女相結合。而爲消費之經濟之團體。殆無所謂家之觀念。家長權亦在若有若無之間耳。

於是發生一問題。即日本之家族制度。應維持乎。對於家族制度之瓦解。應如何乎。今尙有一部分人竭力維持家長制之家族制度。期達某種限度。而據吾人之觀察。關於國民之精神。及經濟生活之實際。大家族制。在歐美業已大破。日本亦將入於同一之漩渦。故家族制度之根據地。一隅崩壞。全局將輸。社會之人。將入於小家族制。殆爲不可避免之事實。若僅由道德上之觀察。而不注意大勢之所趨。欲盡力維持家族制度。結局恐徒勞空想耳。現今歐美諸國。爲要求個人主義之澈底。而受小家族制之脅威。因婚姻關係之廢弛。而家族的結合。終不可能。日本此時。猶欲維持其家族制度。實爲時代的錯誤。況家族制度。是否與日本國民性相適。尙有研究之餘地乎。

日本賣淫制度之考察

母系制度衰敗後之女子。殆全爲男子之玩弄物。掠奪買賣。爲所欲爲。因之財產結婚。門閥結婚。落籍結婚。及政略結婚等。相繼成立。而所謂妻者。毫無自由意志。純以男子片面之作法。而爲強制配偶之奴隸。今之貴婦人中。雖衣裳齊整。實則不過一種之可憐虫耳。茲所謂賣淫婦者。即通俗所謂視同商品之女子。由男子得些須之代價。暫時以一身委之。而爲虛僞之生殖者也。據日本史籍之記述。歷叙其發生進化之徑路。賣淫放者。即一夜妻之史論也。

『嗚呼賣淫國者。』乃往年他人嘲笑日本之標語也。然無論古今中外。斷無不賣淫之國家。徵之各國歷史。在二三十年以前。已有賣淫之事。日本在有史以前。既已行之。例如碧戶舞之名物女。在神前露出陰戶。從事跳舞。所謂天鈿女命者。與今之藝妓娼妓之二枚鑑扎相同。在天智天皇時代。(千二百五十年前。)有白拍子兼遊女之說

。即史乘所載之遊女是也。萬葉集之遊行女婦。至後世則稱爲遊女。遊行女婦者。即佐夫流兒是也。佐夫流兒者。即浮蕩女之意也。按萬葉集前半所載。有郎女。女郎。娘子。孃子等說。即遊女之意。驟觀之。似爲後之學者。將淑女娘子等尊稱。加於賤業婦之身上。其實不然。蓋『色之女』。『小之女』。『與男稱之』。『色之子』。『小之子』相對。要爲所愛之女之意。假使此二語爲尊敬之稱。則後世稱遊女曰君。若流之君。浮之君。立君。辻君。厨子君。格子君。遊君等之敬稱。均無足怪矣。鄙遊女爲賤業婦者。乃近世之事也。按萬葉集第二卷所載。有石川郎女。巨勢郎女。依羅娘子。坂上郎女。阿部郎女等。皆爲遊女之意。若證明其事實。則石川郎女。有久米禪師。大津皇等子多數之情夫。尙赴大伴宿禰田主家。實行賣淫。此非放浪之賣淫婦乎。據平民新聞所載。女子獨身生活之思想。適足以助成其賣淫行爲。奈良朝前後之遊行女婦。胥爲紳士閥之淫奔女。並無賤家所出。其賣淫也。非爲生活所迫。以接近名門權勢。爲無上之榮譽。並不以物品之報酬。爲惟一之目的。故石川郎女。乃獨身生活之人。并

無確定之夫。蓋純粹之遊行女婦也。

在此時代何以有賣淫婦之層出不窮乎。夫此種賣淫婦。並非發生於此時。在上代業已行之。惟其記錄不存在耳。男子專橫。以女子爲奴隸。待之如物品。而階級制度。因之成立。其一部之上級者。卑視勞役之結果。職業婦人。遂不能爲其所好。而淫奔女子。或不願服從強制之女子等。翻弄男子。以美貌詞藻爲招牌。而爲愉快之放縱生活。實爲當然之歸宿。由此時代。至鎌倉時代之社會道德。不屬於個人之婦人之放縱。殊無足責。而上流階級之以婦女爲遊戲物。實爲其重要之原因。當時遊行女婦。咸出於尊貴顯宦之門。

然則此時代果無因貧而賣淫者乎。男對於女。或贈以物品。或假以勞力。或買其歡心。或施以慰藉。其馴女也。若雄鷄之餌雌鷄。多方引誘。無微不至。即在男子專制時代。尚不失其習性。故下等之石川郎女。流蕩於各處。加以佛教流入。僧侶日多。禁止娶妻。而妾商賣之女。遂逐漸增多。因之一夜妻之發生。竟不能免。

遊行女婦。係由色之女小之女之汎稱名詞。一變而爲專門名詞。即浮浪的行商淫婦之義。至平安朝時代。遊女乃有一定之場所。而招待旅客。若川尻，江口，神崎，蟹島，室高砂等船艙。出入繁盛之地。有所謂流之君者。即船僂頭朝妻舟是也。然此時之遊女。並不咸集於渡津。凡都會及各地之驛站。莫不有若輩之足跡。當時之顯門貴紳。皆愛『流之君』。據松屋筆記之大江匡房之遊女記云。『比門連戶。人家絕無。娼女成羣。棹扁舟。着旅船。以就枕席。聲滿溪雲。飄飄水風。經過之人。莫不家。洲蘆浪花。釣翁高客。舳舻相逐。始如無水。蓋天下第一之樂地也。……此皆俱尸羅之再誕。衣通姬之後身也。上自卿相。下及黎庶。莫不接牀第。而施慈愛。』又云『所得之物。謂之團手。均分之時。則恥心去。忿厲興。大小爭論。無異鬪亂。或裁絹之尺寸。或分米之斗升。莫不計較嚴刻。毫無假借。』其艷冶嬌態。頓然消失。爭奪貨物之鄙狀。可以知矣。

至是以籠絡異性播弄資紳爲主之遊行女婦之正體。漸次喪失。而以報償物件爲主

。遂造成商品制度之基礎。換言之。使可憐少女之增加。即在此時代。

『流之君』之全盛。雖有種種之原因。要以當時上流風俗淫亂之所致。據伊勢物語。源氏物語所載。淫蕩淫靡。乃爲此時代之產物。故遊女迎合顯門貴紳之嗜好。詠歌舞曲。極其巧妙。而漸以賣淫爲專門之流之君之末路。一面以舞曲爲本位。並發生自拍子之賣淫婦矣。

自拍子者。舞妓之名稱也。其服裝尙白。佩大刀。侍酒席。助客興。爲特殊之職業。婦人而不能保其獨立。因遊客之要求。不得不爲一種之賣淫。故後鳥羽天皇之與龜菊。平清盛之與祇王祇女。源義經之與靜御前等。遂至發生關係。自拍子並未持久。至源平時代後。殆全廢滅。由是社會道德。略見進步。賣淫婦亦漸次減少矣。

自鎌倉時代以後。各省有所謂傀儡女者。(即宿場女郎)。盛行一時。此爲土娼(下等賣淫婦)之起源。而流之君自拍子之變形也。此種土娼發達之原因。有二種。一因有娼業專門之資本家。所謂長者是也。專以買賣女子爲事。二因戰敗者之遺族。爲

生計所迫。至於墮落。加以戰後經濟緊張。人情輕薄。賣女之徒。突見加多。故關西與鎌倉之交通頻繁。遂有種種之設備。藉慰途中之無聊。以助長其繁華。當此時代。全國各地之驛站。皆有賣淫婦矣。東海道中之各驛站。自舞曲兼業之上妓。至飯盛兼業之下妓。應旅客之要求。而有充分之設備。其中接近鎌倉幕府相州之各驛站。如片瀨手越。黃瀨川。腰越。稻村个崎。大磯。小磯。宿河原。化裝坂等地。有闊綽之娼家。以源賴家。工藤祐經祐成等之關係。而手越之少將。黃瀨川之龜鶴。大磯之虎御前。愛壽諸名妓。遂聞名于後世矣。

在此時代。奴隸制度。稍見完備。長者(營娼業者)之權力極大。對於娼婦。壓迫頗酷。泊鎌倉幕府倒。相州各驛站。遂致衰微。日本全國各地之娼家。仍繼續維持其營業。其後亦無何等變化。徑足利時代。以至元龜天正之戰國時代。此處可特記者。由室町時代之前期。有湯屋風呂呂女。(湯女即澡堂內之女)以湯屋(即澡堂)為根據。散佈各地。實行賣淫。此種湯女。至明治初年。始行斷絕。至足利義晴時代。幕府新設

傾城局。頒佈取締遊女之新令。遊女須經官廳允許。每人年給十五串錢之稅捐。向來本無公娼私娼之別。在此時期。始有公娼之制度。由是公娼之遊女。日見低下。遂變爲劣等。而變態賣淫之男娼。遂至流行。夫男娼何以流行乎。蓋戰國時代。陣中嚴禁女子之侵入。遂伴美少年。使侍枕席。此種風習。竟傳播於鄉曲。

遊女經官廳允許。變爲公娼制度之後。其散住於都會各處者。至是乃聚集於一所。財運亨通。遊客衆多。天正十七年。新屋數妓館。得官廳允許。而設於冷泉萬里小路。由是他人援以爲例。至慶長元和寬永之際。若江戶之吉原。京之島原。大阪之新町等。諸大遊廓。相繼成立。娼寮聚集一處。競爭之心。於是蠶起。爲吸收金錢。廣攬遊客計。乃以選拔遊女。爲第一要策。收買幼女。尤以有技能者爲尤物。于是較之足利末期之遊女。優美多矣。其後國家太平。買人甚難。而貧家美貌之幼女。遂以入選。其所有之技藝。自以書畫唱歌爲修養之大端。而育子亦爲必行之事。

幕府利用此集娼制度之遊廓。藉以爲捕獲叛逆或大盜之處所。至于江戶參勤之御

國侍等。以吉原爲發展性慾之遊興所。厥後大名鼎鼎之浦臺伊達綱宗。高田之轉原政元。名古屋之德川宗春等。亦聯袂往遊矣。此中尚幸君。戀二浦屋之高尾。尤爲顯著之事實。在武家專制時代。町人百姓。即偶觸小侍之刀鞘。亦斬無赦。而氏則願戀遊女。藐視一切。六十二萬石之大問題。遂付之若存若無之鄉矣。若在今日。則以爲損壞在上之威信。紊亂社會之秩序。政府當局。必有相當之處置。而當時爲遊女之故。娼寮主人。並未受何等之處分。（傳說高尾在舟中處斬。純屬子虛。）果何故乎。蓋當時之遊女。有絕對不可侵犯之大權威故也。推厥原因。男之性情。最好上淫。即王侯之妃。亦思嘗試。吉原之遊廓。在商略上利用此性情。遊女裝束。極其闊綽。使增長其權威。每敬稱此輩曰太夫樣。此君樣。其座席較遊客尤高。諺云。遊女不行禮。即對遊客不低頭之意。而傲慢尊大之態度。則極爲堅固。侮遊客曰買人。此種商略。盛行一時。都人士爲得遊女之歡心。不惜苦心焦思。冀萬一之不犯天顏。

吉原經火災以後。其假宅之營業。亦極其繁盛。此蓋由於遊客好奇心之所致。吉

原之娼妓極傲。無論何客。不合己意。則棄之弗顧。對於旗下御家人御國侍等之武士。特爲猛烈。貶勤番者曰淺黃裏。曰新五左。蔑視爲武左衛門。凡此種種。要皆爲一種之反感。卑賤之遊女。原在士農工商階級之外。而能與權勢最大之武士共食寢。殊覺無理。亦至可厭。彼輩常藉武士之威力。欺壓庶民。於是反抗者主張民權。排斥武斷政治。因之彼輩權威。不能久續。而遊女墮落。遊客墮落。漸次普及。至寬政以後。京之島原。大阪之新町。及其他全國之各驛站。有藝能之遊女。均與娼婦無異矣。此恰與德川幕府漸次喪失其權勢。爲同一之徑路。

元和假武後之太平。全國娼家。已臻極盛。而私娼之跋扈。亦甚流行。大阪之商家。置連業女以應遊客。湯治場風呂呂屋(澡堂)之湯女。爲數更多。勸進歌。比丘尼。化爲丸太線。摘草餅。非其本職。戶外有嬌姬。辻君。夜鷹之類。水上若下關之手扣。大阪之冰宵。鳥羽之把針簾。江戶之船饅頭。函館之鴉之字。吉原外之岡場所。金貓。銀貓。蹴轉。麥飯。鴨等。不下數十所。遊客絡繹。晝夜不絕。變態實淫之若衆。

陰間。亘寬父。延寶。元祿。享保。諸時代。最爲橫行。

明治政府主張王政復古之大維新。奪取政權。當局諸人。唱導開港通商。輸入文化。擁護人權。至明治五年。類似奴隸買賣制度之娼妓解放。乃斷然實行。將向來之妓館。變爲貸座敷。營業娼妓。可自由轉徙。其實貸座敷仍無異舊時之牢獄。受資本主義者之橫暴。轉徙乃名目耳。至於自由廢業。更不容易。囚於牢獄。殊屬堪憐。近頃下級社會。生活困難。逐日增高。各種遊女。每年加多。輸出海外。亦不爲少。各地私娼。極其繁盛。手段名稱。各不相同。矢場女變爲銘酒屋。女圓助半助變爲大正藝者。高等內侍。變爲灰普洛。要求倍多。供給亦不少。無論警察廳及各府縣之警察部。如何設法撲滅。終無效果。

賣淫乃虛偽之生殖行爲。由人道問題上言之。可謂蹂躪人權。由個人道德上言之。可謂破壞廉恥。由社會風教上言之。可謂陋俗邪淫。由國民衛生上言之。可謂惡疾媒介。此種醜行爲之非道悖理。任何人均須承認者也。而古今中外之爲政者。施行種

種法則。欲圖滅絕。終無何等之效果。據某氏之言曰。『賣淫制度。成立之基礎。一因私有財產制度之確立。貧富之懸隔日甚。二因婦人之屈從是也。故現在之社會組織。若不為根本之革新。則豫防救治之策。無論如何周密。而賣淫業之存在。實為當然之結果。』今日除採取此說外。固別無善法也。

日 本 實 業 制 度 之 考 察

性民國本日之察觀學哲由

儒教與日本國民性

頁

老莊思想與日本國民性

頁

儒教與日本國民性

儒教。日本國民。與其謂爲嚴重。毋寧謂爲輕浮。換言之。即豪爽是也。對於新奇。熱心模倣。其結果。往往拋却自己之特長。惟外國之新文明是務。及一旦覺悟。則向之熱中崇拜者。一變而爲批判的。吸收消化。成爲自己之營養物。而排泄其他。是實日本祖先之遺風也。日本國民之態度。對於佛教如是。對於儒家亦是。基督教無論矣。即對於其他種種之外來思想。亦莫不知是。且不得不知是。佛教與其他思想之關係。爲另一問題。至於儒教與日本國民性之關係。則就過去現在未來而一一考察之。

距今二千四百年以前。即有儒教之發生。迄今日已有種種之變遷。故儒教之不統一。已爲一般學者所公認。儒教之變遷。大別之有四。即孔孟之原始儒教。漢唐之訓誥學。宋明之性理學。及清朝之攷據學是也。孔子孟子之思想。已不一致。其他可推而知。今對於以上四大變遷之特長。非本論之目的。姑暫置之。攷應神天皇十五年。

（晉武帝太康五年。西歷紀元後二八四年。）百濟使者阿直岐赴日本。翌年百濟之博士王仁又赴日本。獻論語十卷。千字文一卷。儒教傳於日本後。多數學者陸續來自三韓。更直接與隋唐交通。流入日本。有如潮湧。儒學與各種文物。與日本以重大之影響。即漢唐之訓詁學是也。宋明之性理學。在南北朝以後。始傳於日。爲德川時代文與明之基礎。清朝之攷據學。於德川中葉。傳於日本。在學界佔一部分之勢力。此等學派。色彩互異。其影響自然不同。各學派一貫之精神。即儒教之大精神。對於日本。始終有一貫之影響。儒教之大精神。並非日本國民全然缺乏之物。亦非與日本國民性全然反對之物。其大體上已爲日本國民所有。惟無充分明確之概念耳。故與其他許多國民思想。發生種種之衝突而漸同化。

日本國民由儒教所得最大之影響。即大義名分是也。例如聖德太子憲法十七條云。承詔必謹。君則天之。臣則地之。天覆地載。四時順行。萬氣得通。地欲覆天。則致壞耳。又云。國靡二君。民無兩主。率土兆民。以王爲主。實日本國體之大憲也。

且爲儒教之所負也。前者似易繫辭及管子。後者則根據禮記及孟子詩經等。其他十七條之內。有十二條由易，書，詩，左傳，論語，孝經，孟子採入。而加以管子如莊子儒，法家等之文。太子對於儒教學識之偉大。可以想見。太子以儒教爲材料。以發揮日教本固有之精神。故儒教之大義名分說。與日本國民性渾然融合。千餘年前。時代有隆污。世運有盛衰。天日或薄。而此種大精神。勃然而興。和氣，清曆，折僧，道鏡之聲望。即其例也。大日本吏述其事曰。路豐永謂清曆曰。道鏡登於天位。吾有何面目事之。吾將與二三子從伯夷遊耳。清曆誓死不往。和氣公之氣節。懷然不可奪。固已足敬。而師友激勸。亦與有大力焉。大槻盤溪有詩云。自有嚴師路豐永。高風早學伯夷清。良非誣也。

性 當應神天皇時。百濟阿直岐赴日。以師事之。授太子以經典。博士王仁之赴日。即原因於是。太子學識之豐富。見識之超邁。一時無比。越十餘年高麗上表。有高麗王教日本國之句。太子大怒。亟裂其表。應神天皇崩。太子未即位。而讓其位於仁德

天皇。自己遂殺身成仁。壯烈之氣。昭示千古。蓋既負父帝之意。且以弟越兄。名分上大不可耳。與叔齊之讓國伯夷。事正相同。後世永戶義公讀伯夷傳。以弟越兄。悲儒爲藩主。遂傳其位於兄子。以成其志。其動機截然一致。此乃儒教名分說之影響也。教。吾國易性革命。相習成風。孔子春秋大一統之精神。已不能充分實現。以革命絕與對爲非。故儒教對於法武之革命。雖頗加非難。而此項正論之真意。究未能充分闡發。日。至孟子對於革命。則與孔子大相逕庭。日本萬世一系。孔子之大義名分論。完全實本現。所應特別注意者。日本人之祖先。即學儒教。崇拜中國之風。排斥孟子之革命主國。張。孔子之說。取舍得宜。至可欽佩。

民。近時因某重大事件。日本國民頗感不安。如松浦先生之態度。實根據儒教之大義性。名分論。而有堅定不拔之精神。彼之修養。匪伊朝夕。故當非常之時。而能舉非常之效。降及今日。名分之觀念。漸見薄弱。日本國民觀先生之風。可不奮然興乎。

東海君子國者。日本之古稱也。有尊重禮儀之美風。由草昧時代。文化之發展。

逐見進步。禮儀之風俗。次第整頓。儒教重禮樂。日本在推古天皇時代。設冠位十二階。制定大寶令。即全係儒教之精神。冠婚喪祭。爲四大禮。德川末葉。以相當之禮法。律各人之行爲。儒教稱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吾國繁文縟禮。徒流於形式。孔子之時。已歎其煩雜之弊矣。日本尊重禮儀。頗爲適宜。然至近年。漸有破壞之虞。殊與堪浩歎。從善如登。爲惡如崩。喜放縱亂雜。乃人情之弱點也。

日 義利之辨。儒教特爲重視。孔子云。見利思義。不義而富且貴。於我如浮雲。至本 孟子闡發義利之辨。極爲森嚴。其見梁惠王一篇。詞嚴義正。讀之悚然。若專以功利國 教國民。即滔滔者惟功利之是務。不經手段。不論方法。損人利己。不奪不墜。國家幸福。果安在哉。故行動根於正義。利害顧及國民。即大學所謂國不以利爲利。以義性 爲利者是也。

日本古時有尙義輕利之風。武士階級。每拋生命。成義名。例如淺野四十七士之復仇。即日本國民性之涵養。至於市井無賴之中。有所謂俠客者。雖釀成幾多之弊端

。而見義勇爲。倍受國民之尊敬。直江山城以執采配。握金錢爲不潔。殊寔稱一時。又如屋羽打枯之浪士。歌謠曲。沿門求乞。以扇子受錢。而不以手觸之。諸如此類。不勝枚舉。

教 明治維新。二三先覺。鼓吹實利之學。一世之思想。爲之變動。拜金主義。於是盛行。雖有放於利而行多怨。及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之教訓。而重利已爲一般人之趨向。貧乏士族。對於此遂如醉如狂矣。有錢則事事如意。黃金萬能。激烈宣傳。日本今日之風俗。已陷於上下交征利之境。此種囂風。恐無法挽回矣。

國 大學云。畜馬乘。不察鷄豚。伐冰之家。不畜牛羊。家國士大夫以榮譽與俸祿爲民辱者。不與民爭利益之謂也。今則身任重職。視爲傳舍。博取巨利。有詢之者。則顧性左右而言他。自欺欺人。恬不爲恥。孟子云。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。今則塗毒生靈。視爲無足輕重。而膺重賞者。仍軍人也。有手腕。有才幹之人。一旦登用。則爲所欲爲。舉世非笑而不顧。舉措失宜。人心離貳。睥睨一切。傲岸一世。惟利己之是

圖。不知正義爲何物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。正其誼不謀其利。明其道不計其功。乃爲儒教之真精神。而今則不復見矣。忠孝仁義之句。已爲日本青年不入耳之談。而現代之文藝。則認爲無上之經典。豈非至其浩歎者乎。

老莊思想與日本國民性

日本嵯峨天皇遺詔曰。余昔不德。入忝帝位。夙夜兢兢。思濟黎庶。然天下者。聖人之大寶也。豈但愚癡微身之有哉。故以萬機之務。委於賢明。一林之風。素心所愛。思欲無位無號。詣山水而逍遙。無事無爲。玩琴書以澹泊。……此明帶老莊之趣味。當時吾國韓愈。排斥老佛。議論雖甚激烈。而予以充分之注意者。則在德川時代。其先曰儒佛。則老在其中。只云儒。則儒老混合矣。

日人空海留學吾國。有才學。能文章。不受韓柳之影響。而依六朝之文體。深知退之排佛。而退之不以爲意。奉佛骨表。奉陳謝文。一般風潮。因之而生。漢代儒教

興。與道教相混雜。唐李氏起。以老子爲先祖。奉以玄玄皇帝之號。頗重道教。而老莊之趣味。遂普及於一世。

宋興道學盛。與老佛爭。嫉老佛者。所在多有。然表面雖爭。而議論則不甚苛。儒道二教。社會上之立足點。各有不同。此爲吾國民族思想之表現。

該遺詔又云。人之死也。精亡形銷。魂無不之。故氣屬於天。體歸於地。今生不能有堯舜之德。死何用重國家之費。……儒老思想。活現紙上。此即我東亞之精神也。儒教攻擊老佛。以德川時代爲極烈。而在我華。好學深思之士。則合老佛而私學之。

在倫理的方面。雖已閑却。而在文學的方面。則不可缺。至於莊子殆人人必讀。若歸去來辭。若赤壁賦。皆其思想之表現者也。莊子有益於文學。老子雖未必然。而與莊子實有不可離之關係。以儒教爲體。以老莊爲用。則悠然自適矣。

德川時代之儒者。異端之書。幾全拋却。老莊之書。僅僅一讀。在吾國排斥老佛

。聲浪甚高。然在日本。道教之有無。則輕輕經過。實則吾國漢唐之儒。業已兼老。日本則以我之所兼者。而認爲儒教耳。佛教入日。聲勢頗盛。吾國新派一出。日本則汲汲輸入。

佛教在日。上下均奉。毫無容疑。有疑之者。則將受何等之制裁。盡力佛教。忽略老莊。可讀之書則讀之。至於人生觀。則不計及矣。

日本王朝時代。儒道並行。中國學與印度學相對立。吾國儒道不相爭。日本德川時代。排斥佛教。對於道教。並未異視。實則不承認道教之存在。此中日之異點也。吾國道教。與神仙有不可離之關係。日本求神仙的嗜好。比較的頗爲薄弱。雖讀老莊之書。亦與神仙無關。此亦日本對於老莊與吾國相異之點。老莊者。吾國所產生者也。其思想爲吾國所同化。其在日本。則略帶日本之趣味。讀老莊。讀列子。韓退之均無排斥之必要。在日本雖解虛無恬淡之說。而並無何等之影響。

日人賴山陽尙氣節。講莊子。聞父喪。則廢之。蘇東坡重氣節。讀莊子。嗜佛教

。幕府之末。尊王攘夷之輩。治朱子之學。研究陽明之學。而遺身僧籍者甚多。陽明雖爲純儒。而有老佛之汎神教。志士不好朱子學。而有反抗的精神。然尊王論。則不礙更。及明治之世。真宗僧侶島地默電氏講莊子。而拜阿彌陀矣。

老莊趣味。多帶灑脫氣。而努力研究其思想者甚少。在吾國以老莊思想爲日常生活。或爲道士。服特別之衣服。若日本則無之。至於思想。則爲佛教所蔽。而用於文學的方面矣。

山信仰上之觀察日本國民性

神道與日本國民性

佛教與日本國民性

神道與日本國民性

神道之信仰。爲釀成日本國民性之根基。日本固有之國民性。果發生神道之信仰乎。實際言之。猶鷄與卵之關係耳。其要領甚難得也。其間有種種之事情條件。即地理的影響。與其他歷史的及社會的事情。紛雜相互。而結因果的關係。此決非單純的日問題。然就大體上言之。大和民族之國民性。乃作出神道之信仰。故題曰神道與日本國民性者。即觀察神道時。國民性果表現如何之氣風乎。所謂神道云者。即原始神道。而不受外國思想信仰之影響者也。然神道與外來之思想信仰相接觸。果受如何之影響乎。抑未受乎。果如何調和其氣風乎。抑未調和乎。此亦表示國民性之一材料也。惟今先爲大體之觀察。次爲行論之方法。而述其長短。並論其道徳，感情，與理解性。在此等場合。未必即能區別。第一、有長所。同時即有短所。第二、有道徳亦有感情。故確然劃分。殊感不便。

夫神道者。由宗教上言之。與現時之事。亦有關聯。而由佛教及其種宗教與思想之影響。所受容之神道。爲別一問題。在原始神道。謂有未來世觀念之存在。殆難確證。所謂「支見之國」者。謂人死後所至之場所也。然而人死，究赴何處乎。彼處之狀態。果與現世之生活有異乎。均未有明白之表示。總之。舍現世而就未來世之極樂世界。殆不足憑信。現世以外之攷察。在原始神道。並不承認。此在日本國民性之一方面爲樂天的。他方面即國民致慮之淺薄是也。就此二方面觀之。其根據處所。仍歸於一。蓋風土之影響。使之然耳。生息於島國。與大陸國相較。殆無雄大之威壓的自。然與風光。規模狹小。風景可愛。深山大澤。終屬罕觀。故山川大神。不能顯靈於世人。既無類似燒炭之炎熱。亦無恰如地獄之痛苦。氣候溫和。適得其中。四季風情。頗爲優美。因島國孤立之結果。與其他土民雖偶有戰爭。而終局之勝利。仍歸日本。以視其他大陸國時受大敵之襲擊。殺親奪妻。擢子刺夫。舉全部落以臨戰陣。日本殆無此類悲慘之命運。大抵皆妻子俱樂。共同生活。以完其天年。而至老死。何至對於

現世之事物。悉爲悲視。爲否定。將所有之希望。委諸未來世。而有厭世的宗教與信仰乎。蓋其神道之信仰。皆快樂現世。滿足現世。祈禱現世之幸福。而生存於中和之環境。由淺薄言之。誠淺薄耳。然而淺薄亦未必爲卑劣之智能。與其生活苦痛。何如注重樂天。滿足現世。故忽略來世矣。佛教輸入日本。教授未來世之教義。日本國民對之。僅與以知識的考慮。而與國民之內的生活。則無若干之交涉。佛教雖爲未來世之渡橋。而仍祈現世之福祉。未來教存於國民之間。乃在樹立後世之真宗之後耳。

日本——神道之根本意義。即崇拜祖先。其要素雖有種種。而要以祖先爲中心。崇拜祖先在歷史上無論何種社會。均已存在。西洋人評日本人口。喜怒哀樂。不現於面之國民也。感情之發達。不足之國民也。此乃皮相之談。實則日本人之喜怒哀樂。不現於面的原因。乃由於學問之修養。違反其真性之假面具耳。武士階級爲社會諸種之原動力。因武士道之修養。而有二次之性情。加以儒教之影響。遂使日本人無真情之表現。當儒教之影響。不甚激烈。武士道之發達。不甚隆盛之時。日本國民所表現之心與聲

。其如何富於感情。讀萬葉集可以知之。無論何人。莫不愛其父母。日本人感情之強盛。對於父母。尤爲深刻。生前愛我之父母。其死後猶事之如生。斯爲人子之至情。此種至情。爲崇拜祖先之起因。某派社會學者與宗教家謂崇拜祖先。乃野蠻人對於死靈一種之恐怖觀念。然而日本則不然。因恐怖心。始奉祀父母之靈位。此種證據。實與無所得。因生前愛護我。撫育我。故死後亦庇護我。救濟我。此奉祀父母之事所由盛行也。此純發於人子之情。別無道理之可言。洎社會文明日見進步。一般人士以爲與本其崇拜祖先。徒爲簡單之信仰。何如爲合理的崇拜。而得充實之利益。於是日本人對於父母及祖父母之愛慕。其感情日漸消滅矣。

民 次由祈禱心理。觀察日本之國民性。世界文明國家。其最缺乏公德心者。莫日本若。已爲一般之公論。今日由實際上對於公衆道德之訓練視之。與西洋諸國相比較。日本則遙爲卑劣。誠爲不可掩之事實。此乃社會上因種種之原因。無受此種訓練之機會之結果。若謂日本民族爲生成之利己。在神道上并不承認。即觀察神道所行之祈禱

。莫不爲國家的。社會的也。爲國家而祈禱。爲社會而祈禱。至於爲個人而祈禱之場合。可謂絕無。以之與耶穌教佛教相比較。則大異其趣。今日耶穌教佛教爲國家爲社會。無論如何調和或保存。而其根本原理。則爲個人的。耶穌教所重者。博愛也。其實欲受神之恩寵。爲未來世生於天國之一手段。所以實行博愛主義。然而博愛亦非其與終局之目的。其真正之目的。仍爲自己未來之幸福。即在佛教。無論現在如何爲國家主義。與忠君愛國。此不過爲後世之一變裝。而由其本來面目言之。蓋欲脫現世之苦海。求來世之安樂。乃爲其終極之目的。皆以自己爲本位者也。

國 神道之祈禱。其直接所祈禱之事。即其目的。國民所祈禱於神者。悉爲國家。悉民爲社會。爲國家而祈禱五穀之豐登。曰祈年祭。祈禱朝廷之興隆。與昭代之平安。曰春日祭。以及廣瀨大忌祭。與天皇，朝廷，君臣，百官晝夜所守之平野祭。並有久度古開之祭。月次祭。大祓道禊祭等。皆爲民衆而祈禱。免炭害。去疾病。無不爲公衆。爲國家。若爲自身一生之幸福而祈禱者。殆不一見。

日本國民重實行。不重理由。其所思之處。即其所信之處。故對於事物。恆不發生疑問。在日本有所謂成立宗教者。即不以自然之信仰爲滿足。而人爲的作成之宗教不發生。至後世崇拜祖先之理由。亦存在於茲。故一方面極樂觀的。而有萬事淺薄之弊。後世神道學者之所喋喋者。謂古之神道。決無深遠困難之事。乃極單純者也。所謂單純云者。非無價值之謂。立巧妙的論理。縱能戰勝他宗。而自身不能以絕對安心信仰之宗教。與不知理由只以中心所信仰者相較。二者果孰優孰劣乎。不能輕輕本論斷。宗教者。信仰也。非理論也。無論如何進步。如何向上。要皆以信仰爲立足點。若失信仰。則任立如何之理由。而已非宗教矣。信宗教者。每以他派爲迷信。蓋不知鳥之雌雄矣。要之。神道者。單純者也。若由惡之方面言之。則日本民族之淺薄。不求徹底之點生矣。日本之無大發明。亦因外部之刺激不足。與易滿足之性質而來者也。若由善之方面言之。則輕快淡泊。爽直之點也。從來國民對於長上之服從。無論在善之意義。或惡之意義。皆由是而生。日本歷史上無如他國之殘忍酷薄之事例者。

亦由是而起。此仍爲風土與環境上之影響之所致也。

以同一方法考察之。所謂自然的者。即神果爲何物乎。神之性質。多與普通人相類似。神與人相比較。亦注意其在家之子女。乃爲顯著之事實。雖謂之神。並無特別之理想。仍與人類有同一之情緒。其間並不以人爲的考察。而加以修正。僅就其傳來與否。而信之不疑者也。

由道德方面言之。亦無嚴格的考慮。日本復古學派諸人。謂日本上代不尚理論。主張倫常。燦然大備。然而行之自然。固無妨碍。若不出諸口。各人皆能辨倫常善惡之批判。則不得其當。

民 重清淨者。亦表現於神道之日本國民性之特色也。神道最忌污穢。在「天津罪」性「天津害」之罪惡觀中。有所謂故意妨害農業者。有所謂對於動物有不仁之行爲者。又有屬於穢者也。人類由中心所犯之惡行。與自然所被之污穢。殆可同一看之者。因上古人樸素故也。而其重視污穢。可以知之矣。占神道中。如六月十二月兩次大祓。爲

神事中重要之一。此皆以神之威靈。掃滅人類之罪與穢爲目的。所謂祓者。後世只存其形式。夫接近污穢。原須急赴河中或海邊。清潔身體。然後始能安心祭神之時。本無接觸污穢之理由。一旦犯之。則急須洗滌。即在今日。猶嚴格奉行。然在耶穌教佛道。則並無此事。日本人之好清淨。乃與生俱來。其對於神社神事皆尙白色。即係同一的理由。社殿必以白木造之。祭服亦必以白色爲之。（現今有種種之色別。實因位階規定以後。始有此區別之制度。）幣帛亦不染色。棉布亦爲本色。

日本國民性情之快活。亦爲現於神道祭祀之一特色。若云宗教。概連想及於陰鬱。而嚴重之感觸伴之。否則充滿哀愁的氣分。實爲普通之事實。然而神道者。光明者也。莊重者也。非陰鬱者也。若入佛教之堂。則趣味大異。祭祀所用之樂器。亦不似佛教之悲淒。而充溢活潑奮發之氣。就中其特色之最著者。即祭神所用之酒是也。酒之性質。茲不必述。而以酒爲必須品。即可徵日本國民性之極其快活。在神前所讀之祝詞。亦極爽快明快。與佛教之談經聲明。大不相同。此蓋因日本國民爲現世主義樂

天主教之故耳。又如祝詞式之出雲國造神賀詞。所表現之國體之形容。與大祓詞天津神所表現之罪之形容。極其雄渾有趣。祈年祭之祝詞中。若天照大神之國土平定。異族克服等祈禱之條。極其生發開展。此皆日本國民性快活之結晶也。

道 日本國民性。一方爲生發開展。一方爲保守固執。若重秩序。祀祖先。皆保守懷古之所表現。其崇拜祖先之真摯。雖有儒，佛，耶諸教之侵入。而其國民之保守性。則毫不衰減。重家族。尚名譽。忠君愛國。亦皆與崇拜祖先之觀念。有不可離之關係。武士身臨戰陣。視生命如鴻毛。亦以不辱祖先。宣揚家聲。爲其主要之目的。

國 由神道之沿革上觀之。日本之國民性。極其融和。至於宗教的信仰。則排他的心理甚盛。相接觸時。滅絕他人乎。已受排斥乎。滿腹狐疑。天君之戰端起矣。試讀耶穌教之歷史。莫不如是。而神道則大不然。由我國赴日之儒教道教以及佛教。皆與日本之神道相混合。尤以我國之陰陽五行說。讖緯說等。與日本神道結密接之關係。在我國所崇祀之各神。在日本並不受排斥。於某種範圍內。且受相當之信仰。至於佛教

佛 教 與 日 本 國 民 性

。因本地垂迹之關係。始同一視之。而佛教之天部諸神等。胥與日本神祇爲伍。受同樣之崇拜。本迹之說。在一般之信仰界。有絕大之勢力。即爲日本國民性之不拘泥。尙調和之表示。但此種表示。果善歟惡歟。則爲別一問題矣。

要之。由神道範圍之觀察點觀之。日本國民性之大體。可以測知。國民之所考慮者。乃現世的。樂觀的。故有淺薄之事。爲淡泊的。故有不拘泥尙調和之事。故有疏理論重情感之事。其考慮爲自然的。情之所感。即信之而不疑。萬事率直。多保守懷古。由道德言之。公共之事。爲其主要之目的。此中有長。亦復有短。有美點亦復有缺點。方面不同。性情則一。其間有爲現時日人所肯定者。亦有發生變化者。至於已亡或將亡之優點。則復古之舉。日人所得不努力者也。

佛教與日本國民性

日本人果爲理解宗教之國民乎。此等問題。無討論之必要。一部分學者謂日本古

時國民性之特色中。爲現實的。爲樂天的。每以此爲足誇。殊不知無論何種民族。在太古時代。莫不爲現實的。樂天的。及人文發達。遂有高深之價值。而樸實的現實主義。與樂天思想。竟爲淺薄的事實。據吾人之觀察。最高深之處。非國民性之足誇者。尙清淨。重樸傲。乃日本人之特色。而根本的考察。則日本之國民。由宗教而成。立。殆無容疑。日本古事記所載之神話也。迷信也。雖能爲相當之參考。而其最重要者。即天勅爲天孫降臨傳說之中心。而存於天照大神與天孫之胸。胸間刻有天壤無窮。此種信念。日本國民。莫不知之。無論在天照大神或天孫。皆爲絕對之物。其表現者。即天勅也。發而有日本民族之傳統的精神者也。日本民族之根底。即以此種信念爲根據地者也。故日本民性之基本的素質。所以得稱爲宗教的也。國民個人對於此。有自覺者。亦有不然者。而國民全體。或按之論理。或考諸歷史。殆皆有此種信念。且實際向順逆兩境。努力進行。然則日本人之爲理解宗教之國民。已有確證矣。

於是日本人果否有攝取佛教之能力之問題生矣。關於此問題。又有一部分學者之

贊成論。以爲日本人無論對於何種宗教。何種教學。皆能攝取。且有使之變爲日本化之偉力。此種思想。在過去歷史之說明。已有相當之理由。然而將來亦不能斷定其必然。日本之自然與文化。無論何物。皆使之如此。換言之。無論何物。與此種之自然與文化相接觸時。則自然變爲此種形體。日本有感化力。亦有一面之真理。儒教之禪讓放諸。日本人則極端反對。認爲過激思想。或謂照由日本固有之力而使之日本化。改造爲日本的儒教。若由儒教之立足地言之。其本來之性質。毫未喪失。惟入日本以後。與日本之自然及文化相同化。而造成今日之形體。此不過爲儒教之一變態耳。近來交通便利。日本文化。與各國均有關聯。故感化之力。漸見薄弱。同化之必要。亦不得不減少。日本人特殊之觀察。每謂神道者。固有之思想也。儒教者。外來之思想也。此種態度。不得不改。無論爲佛教。爲基督教。將所有之教學。皆認爲自身之實利。而不加以光明正大之研究。長此以往。則日本之國民性。將不能得正確之研討。一言以蔽之曰。向來之自大思想。宜根本掃除。以公平之態度。研究過去現在之教學。

。而得其真相。以貢諸將來。

然則佛教與日本之國民性。果有如何之關係乎。一部分論者。謂佛教者。乃外來佛之思想。因日本偉大之感化力。而與日本國民性相融合者也。此蓋只知日本之國民性。有感化力。而忘却其他之有同化力矣。夫拋却固有者。而不能不知新來者之有革新向上性。此爲應有之記憶。但同時以佛教爲立足點觀之。佛教亦有偉大之同化力。進而與日本國民性相同化者也。尤以將其固有之思想信仰。宣傳於日本國民性。使之傾本聽而感化之者也。試將日本施與佛教之感化力。及佛教施與日本之感化力。而比較其質與量。不可不有光明正大之考察。阿固不可。曲亦不能。

欲知佛教與日本國民性之關係。不可不知佛教之本質。所謂佛教者。何也。其根本問題。茲不暇論。要之。佛教者。非單純之宗教。Religion 不可不知。而世人則率爾稱之曰。佛教者。宗教者。此所以爲釀成各種誤解之基也。佛教之內容。有哲學。亦有宗教。簡稱之乃一種之教學耳。以此教學與國民或國性之概念相結合。而加以

論斷。當然分論理的佛教與歷史的佛教。而爲兩種之考察。所謂論理的佛教者。即佛教之哲學。乃根本原理是也。其立足點。對於全人類。有普通妥當性之力。對於各民族。各民族。有平等生活之力。據佛教自身之教學的說明。佛教者。乃全法界之生命也。光明也。而其文化的價值。不但有賦與人類之使命。即對於自然界。亦莫不被其與光澤。誠可謂之具真理之太陽也。空氣也。既不能謂其生於印度。即爲純粹之印度思想。亦不能謂其爲單純之東洋思想。實應全人類之要求。任何種民性均不能不依之爲本。生命者也。故佛教自達磨阿育大帝於西歷紀元前三世紀時。遊歷世界。宣傳佛教。遂脫離印度之故地。而佛教變爲世界的教學矣。婆羅門教與日本之神道教相同。其脫離國土也。乃喪失意義之性質。而非世界的教宗。佛教之哲學。實超越任何物以上。其根本原理。無論對於何種國民。皆得同化或感化之者也。換言之。即佛教之論理的特質。誠超越一切且生活一切者也。至於物之區分。或排斥。或爭鬪。皆非佛教之理想。今考察日本之國家及民性。與此種理想之關係。則佛教之理想。確實毫無損益。而

其固有之本義與特色。仍舊存在。迴顧日本民性之歷史。與佛教論理的價值之關係。由上古至近代。則逐漸深入。

佛 所謂歷史佛教者。即以印度所表現之釋尊之人格。及其教化爲出發點。而考察二千五百年間教學之歷史之內容是也。由佛教之專門的見地論之。前述之論理的佛教。與其理想不必只爲東洋的或世界人類的妥當之真理。而對於地球之衡星如月之世界。及日屬於太陽系之一切之星之世界。乃至不屬於吾等之一切之天體系統之世界。皆有普遍妥當之真理。由此推之。此種佛教過于空漠。與吾人果無何等之交涉乎。若實際考察國之。吾人皆由歷史的佛教之啟導而得之信念也。此種信念。即爲論理的佛教之實際的本質。故決非不可捕捉之空漠。一面爲理想的。同時且爲現實的。一面爲論理的。同性時且爲實際的也。根據此理由。論理的佛教。與歷史的佛教。全然一致。

所謂歷史的佛教者。即人類歷史所揭示之佛教之痕跡也。故或大或小。或深或淺。其流傳之地域不同。時代互異。莫不有佛教種種之足跡。關於此等。無暇細述。而

佛教傳於日本。啟發日本之民性。造成日本的佛教。此爲歷史的佛教在日本之特色。此即日本文化之太祖。又爲日本佛教之高祖。此不得不贊仰聖德太子之偉勛。太子制定憲法。共十七條。以固有之國民的信念爲始。而憲章則付諸文字。立一君萬臣之大本。以昭示大和民族萬古不易之精神的洪範。此爲日本國民所共知之偉勛。而東大寺之建立。即根據於護國之思想。傳教大師曰。鎮護國家。弘法大師曰。教王護國。日榮西禪師曰。興禪護國。親鸞聖人曰。真俗二諦。日蓮上人曰。立正安國。無論在何時代。出何聖賢。其所唱導者。莫不以國家民性爲核心。此種問題。無詳說之必要。但也不能不急爲聲明者有二事。(一)按照一部分佛教徒之所考察。日本之佛教。絕對的爲國家爲國民。而有不可須臾離之性質。(二)佛教之爲國家的。係日本民性所使之然性。而非佛教本來之性質。此亦一部分學者之所考察也。

由大乘佛教之見地言之。國家觀念之微著。並非絕對之物。乃人類思想之過程也。更進一步論之。如一部分學者之所云。佛教赴日本前。並無國家主義之說。殊欠穩

妥。夫佛教注重國家。尤重國王。國王之所欲。及臣民對於國王應守之大道。均有相當之教訓。若仁王般若經。及金光明最勝王經。關於此問題。有特別之教典。若心地觀經。謂吾人有可報之恩四。而國恩居其一。此固夫人而知之者矣。更有大乘小乘諸種之本生譚。可以檢查。其原始的本生譚之尸毘王與鹿王譚。不必言矣。僅討究其發展的本生譚之大乘經典中所表現之諸種譬喻。及此種問題之關係思想。由此道訓之。日歷史上之具體化觀之。或由歷史的證明之。印度達磨阿育大帝之治績。可認為適當。本又據一部分佛教學者謂。佛教者。由國家國民不能向外移動一步者也。此大誤矣。國。過去之佛教徒。決無如是之攷慮。聖德太子之憲法。關於此點。已有明白之表示。民。憲法第二條云。「四生之終歸。萬國之極宗」。其理想高尚。萬事萬物。俱應平等進行性。所謂萬國之極宗者。即萬國的 International 理想也。所謂四生之終歸者。即生物共歸之理想也。立於萬法一如 *in one* 之理想。果何物乎。在此理想之前。無論何物。皆不可不平等者也。以此至高理想為確說。為日本民性可永久依賴之教者。即憲

法第二條也。而憲法第三條云。民性之歸着。爲奠定國家之中心。聖德太子十七條憲法之第三章。確定國民性。第二章確定人類共通之至高理想。兩者有不可離之關係。佛聖德太子以後各時代之前聖後賢。關於此點。其揆一也。日蓮上人乃真正愛國之人也。故以鎌倉之官僚爲對手。而不辭一戰。其性格之圓滿。實爲法然上人。在小松谷受與教家官僚之迫害。仍念佛不止。處之泰然矣。無論親鸞聖人。道元禪師。傳教大師。日明惠上人。皆對於國民生活爲進一步之批判指導者也。即在現實生活以上。爲世界的本大觀者也。在此別有天地之處。乃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也。故古聖前賢。一面爲從順的國民。而忠心實行國民道德。一面則多所畏懼。對於天皇而立于師之地位。教授斯道。無所顧慮。由是觀之。佛教之性質。既與國家國民之性質。完全調和。又批判指導而立於高大之地位。

然則佛教對於日本之國民性。果有何等直接之感化乎。試立具體的順序。可以知矣。惟今無細說之餘裕。此等感化。今日猶滔滔爲一大變化。有與將來合論之必要。

亦姑置之。而佛教思想對於日本之國民性。果有如何強度之感化乎。試一言之。

日本國民淡於物事歟。有冷熱急變性歟。觀其與佛教之無相主義。關係之厚。可以知矣。其好潔也。其善惡觀念之敏銳也。亦因佛教之關係。使之然也。此種瑣屑間題。爲研究國民性根本之一。在佛教的信仰中。所謂生死輪迴因果報應是也。在諸種思想中。此二個思想。有重大之關係。此等思想。即樸素的樂天家是也。對於日本民族之現實主義與以深廣的世界觀。及人生觀。此日本民族在教學的爲哲學者。宗教者之理由也。由個人與國家或國家與世界之平面生活。更加以宿世來生。吾人之祖先。始有一個之立體的。而完成其哲學與宗教。其得至於斯者。皆國民之肉與血也。統括所有之固有之意義。爾後之國民生活。始能統一。

性 民 國 本 日 與 教 佛

性 民 國 本 日 與 教 佛

由藝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由音樂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由美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由音樂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日本音樂。有貴族音樂。與民衆音樂二種。

吾之所謂貴族音樂者。指宮廷及武士之音樂也。民衆音樂者。指都會與田園（農工商在內）之音樂也。

日本太古。在民謠方面。有純一之歌謠。即民衆音樂是也。故記錄所存之上古樂。雖以貴族音樂爲主。而民衆音樂。亦決不爲少。

此等上古之音樂。純屬靜的。明白表示日本國民性特質之優美。

景行記日本式尊天皇崩御時之歌曰

「不赴千島濱而赴磯」。

此即表示日本國民臨國喪時悲哀之歌也。可以知其傾向矣。

更觀日本紀之童謠。即可知古代民衆音樂之一斑。茲試舉一例。

「快樂彈琴。而聽於島之葦原」。

由是觀之。安閑也。明朗也。溫晴也。已充滿於日本之古代矣。

日本之貴族音樂。在桓武天皇時業已大成。故其發展也。有宗教之儀式。試舉日本神社所用之神樂以證之。

「深山深山將下霰。外山又見色出現。」此曲在神前燒火時歌之。乃宗教之音樂也。由是而橫笛，篳篥，笙和，琴笏，拍子等樂器。因之勃興矣。

此等管絃樂今日宮內省之伶人仍習之。日本大和民族之優雅氣質。存於是矣。

此時與神樂共行者。有催馬樂。催馬樂者。亦宮廷貴族間之歌謠也。神樂由聲樂，器樂，及舞而成。若催馬樂則爲純正之音樂而無舞。

日本古代音樂。沈靜典雅。帶自然之美味。日本人情美之豐富。可以窺知。

催馬樂之「東屋」曲有云。

「有馬蝗絆。有戶尺度。吾人在其殿戶。嗚嗚私語。開門而來者。我妻也。」此何等細膩。而有胆有情之國民性。由是畢露矣。

此曲與意大利之小夜樂略同。意大利人爲富於感情之國民。而日本國民亦最富於感情者也。故關於組織的理智的方面。爲日本國民性最大之缺點。

由音樂方面觀察之。在鎌倉時代。日本國民性已漸有擴充爲大陸的趨勢。

此即由謠曲之勃興之所致也。彼時之謠曲。不過二百號。由鎌倉時代所創作之謠曲。則達二千號以上。

謠曲由社會各方面所搜集之材料。範圍甚廣。而謠曲之言語。係由當時自由之高等口語體而成。其歌之部分。由奇麗之美文而成。

謠曲顯示壯大之美。乃力之藝術也。由鍛鍊之美文而書之者也。雖有時以嫉妬或殺人爲材料。決不至引起人之惡感。或有時描寫戀愛。亦決不至挑撥肉慾。

謠曲將人生之姿態。爲象徵的劇化。尤足爲日本國民性有藝術的證明。實物不能

即爲藝術。實感亦不能即爲藝術。然則藝術者。必有象徵化者也。

日本往時之歌舞伎劇。不用茶碗之實物。而用他物以表現之。至於謠曲。則不用茶碗。而將飲茶姿態。爲藝術的表現。凡觀謠曲之「道成寺」者。即無石階。而一步一步攀登。宛與石階相等。此即象徵的藝術之極致也。

謠曲有事物之象徵化。即將藝術化巧妙現出是也。日本國民性中之藝術的要素。自古已極爲發達。由是點可以知之。

謠曲在武家時代。爲惟一之莊重之音樂。在此時代之末。傳來之三味線與三絃樂及箏曲等。而與德川三百年之和平時代相醇化。今日所存者。猶爲分科的發達。

三絃樂最初爲組歌小唄。其後漸變爲民衆音樂。推行甚廣。而其影響竟及於箏曲界。

箏曲者。以京都之八橋檢校爲始。由生田檢校而成清靜雅趣之箏曲。遂有三絃樂之優點。箏曲之長。乃王朝趣味之結晶。優美典雅。將日本之國民性。充分表現。

三絃樂之發達。實爲上方頌。更與淨琉璃以多之大感化。

淨琉璃者。據傳說所載。即織田信長(又豐臣秀吉)之侍女小野通是也。曾作三河國矢矧之宿之長者之女淨琉璃之小說。此爲淨琉璃之起源。

自三絃樂用於淨琉璃之後。而上方有根柢之藝術。遂告成功。

義太夫節者。即大阪之才子義太夫所創造者也。此與泥人雲之發達。及天才近松門左衛門並其他戲曲家之輩出相表裏。而藝術味之濃艷。遂日臻隆盛。

義太夫節所表現之日本國民性。極深於情愛。乃情的生活之苦悶者也。至於忠孝之思想。與自然美之表現。亦混合其中。其主要者。即情之苦也。

日本古代之國民。頗富於義理之感。故義理與人情衝突時。則情的生活。立即破壞。有因之而捐棄生命者。

近松由美且悲痛之心中。傳其消息。彼將情的生活之破綻。由宗教的意義之男女同等之死而解決之。浮世人情之破綻。須由來生一連託生之佛教的思想救濟之。

淨琉璃表現國民性之濃厚。同時表現宗教心之深邃。

日本島國。原無音樂足爲文化之母。古代之宗教樂。實印度中國之唐樂。與輸入之高麗樂。變爲日本國民化而大成者也。近世之日本國樂。亦輸入三味綫。模倣之。獨創之。而終入于醇化之境者也。

三味線係由海外輸入之樂器。今日遂有「語」之方面。與「唄」之方面。數十派之發達。觀日本過去之國民樂。而知可驚之消化力與美化力即隱寓于國民性之中矣。

貴族音樂爲靜的藝術。即管絃樂謠曲及箏曲是也。民衆音樂爲動的藝術。即淨琉璃之三絃樂是也。

前者有優美典雅之致。後者饒痛切情趣之風。

德川幕府以江戶爲根據。建設都會。與向來之上方文化。其素質完全不同。而江戶之文化。於是成立。

江戶藝術最足誇者。即音樂也。音樂之中。尤以聲樂爲特出。

江戶音樂爲粗大之線。而上方音樂則爲柔細之線。前者有急雨之趣。後者有糠雨之勢。

先由「唄」方面之貴族的藝術言之。在京都僻靜之巷。所養育之生田一流。若來江戶。則變爲山田流矣。生田流者。以手琴即以器樂爲主之音樂也。山田流者。以唄物即以聲樂爲主之音樂也。

即上方唄沉靜古雅。而來江戶後。則變爲有霸氣之華麗矣。

勇氣爲日本國民性之一特質。而武士氣質。完全表現於江戶音樂。

更就「語」方面之民衆的藝術言之。江戶音樂之發達。殊爲可驚。其分歧的發展。殆爲世界各國之音樂史所罕見。

即淨琉璃系統之「語」方面之民衆音樂。在上方有義太夫節。一中節。及其他少許。而來江戶後。則有薩摩節。土佐節。肥前節。大薩摩節。江戶節。河東節。豐後節。常盤津節。富本節。清元節。新內節。以上十餘種之新樣式。各有特殊之聲

樂味。

此等江戶之民衆藝術。與其謂爲起自古代。無寧謂爲發生於後日。音之高低。變化特甚。而由美學上之見地觀之。則爲藝術的墜落。

此等聲樂之中。亦有太久遠而消失者。亦有因毀壞風俗由幕府禁止演奏者。如豐後節是也。至於常盤津。爲豐後節之變形。今日猶流傳於街巷。而富本，清元，新內等。亦稍有變化。現在亦得見其影面。大薩摩之一部。今日仍得於戲劇波幕之前聞之。

然則江戶之民衆音樂所表現之日本國民性。果如何乎。

大薩摩節有單純而且勇壯之國民的氣風。在戲劇演奏之大薩摩。打破國民座語之習慣。而尙立談。此爲形式上之革命。

在河東節所見者。澁味也。此樂發源於京都。而流傳於江戶。與一中節之溫雅相比較。又大異其趣。

常盤津節，富本節，清元節，新內節等。將國民性之一要素。完全表現。所謂江戶兒型之氣質是也。

有此等國民性之要素者。在世界各國。殆難發見之特性也。

所謂「粹」歟。「意氣」歟。「決心」歟。「遊俠」歟。「附着」歟。「俠氣」歟等國民之氣分，氣質，與氣風。在江戶民衆音樂中。則爲特筆。研究世界文化史者。所不可置諸等閑者也。

此外加以淡泊，豪放，濫味諸要素。而渾然之江戶音樂。於是大成。

在上方所作之淨瑠璃「梅川」。不以戀之運命爲限。在江戶所作之清元「神田祭」。而有祭之清調。

又如富本之俗謠。極爲美艷。新內之豪放。至爲可親。

惟江戶之民衆藝術。帶惟美主義之傾向。而其題材之中心點。偏於狹隘。未能深入。此種內容之缺陷。殆不可掩。

江戶時代之末期。發現歌澤。

歌澤者。進動緩柔之音樂也。在日本聲樂中。頗爲巧緻。惟因時代之關係。則爲無力。

歌澤有頹廢之氣分。所以爲江戶末期之聲。

明治以後。洋樂輸入。學校軍隊之唱歌。率以洋樂爲基調。音樂學校教授洋樂。新式樂人。於焉輩出。聲樂器樂。行將斷絕。海外音樂。盛行模倣矣。

然而日本政府對於音樂。至今猶無保護獎勵之法。因之富有價值之日本國樂。因名人之老去。而過去國民之聲。遂有沒落之感。日政府所設立之音樂學校。久操於德人之手。教授德國古樂。於適應新時代之音樂。尙未顧及。故對於新時代之國民文化。亦尙未注意。

此等趨勢。實爲日本國民之不幸。今日依然繼續。

而建設新國民樂。原所以表現新時代之國民性。尙有一部分國民。研究音樂文化。

日本國民保存其過去之貴族音樂及民衆音樂。而注以新時代之音樂。以成立新音樂。而表現日本之新國民性。

由美術觀察之日本國民性

美術者。一國文明之開花者也。而一國之文化。以國民性爲背影。始發其光輝者也。環顧過去一國之文化。皆國民性之表現。而詳細觀察。仍爲一部分的。所謂貴族一部之文化是也。大多數人則未參與其餘澤。此不得謂之一國之文化。當古代貴族政治盛行之日。民間並無何等文化之足云。然雖爲貴族獨擅之一小部分之文化。仍不失爲一國文化之徑路。以此等文化爲根柢。漸及於下級文化之開發。

吾人入社會之漩渦。而觀察各種文化之傾向。果何種文化適應於國民性乎。不能明瞭之點。殊爲不鮮。例如繪畫。日本畫與油畫對立。若由少年人視之。油畫非適於日本國民性者乎。而由中年以上之人視之。則仍以日本畫爲最堪寶貴。總之。重西洋

思想者。多好西洋畫。中年以上之人。則多好日本畫。吾人爲避免偏於一方之趣味起見。由日本國民全體上而考察其文化與趣味之傾向。

雖曰日本畫適於日本國民性。而有中國之學問存於其中。長於詩文者。曰南畫爲優。或曰美人畫甚佳。由是觀之。各人之主張。各自不同。難得結果。溯之過去。可以知當時文化之變遷。與藝術之變化。而對於現時渾沌之社會。考察其藝術界。其間或有一線之光明。日本之國民性。如何表現於美術。觀此亦可以知之。世人亦可藉此得知日本古代之變遷。

日本者。美術國也。爲人人所誇稱者也。而實際思之。日本固有之藝術。無一足爲日本民族所詡者。日本受大陸之影響者也。送大陸文明之餘蔭。開發日本。藝術亦臻於興隆之氣運。日本藝術之開展。已一千三百餘年。其間經過幾多之變遷。產生幾多之名家。優秀之藝術品。殊爲不少。然爲日本所獨創者。殆無其一。乃皆由大陸之影響。而移植於日本者也。然雖以大陸爲模範。而全部改爲日本之趣味。適於日本

之風俗。換言之。由大陸所受之文化。而變爲日本化。消化外國之文化。而發揮日本之特色者也。然雖同受大陸之影響。若朝鮮則吸收中國之文明。而未能爲本國化。此即日本與朝鮮根本的不同。而日本文化所以逐漸繁榮。朝鮮文化迄無獨立之光也。由是可知日本國民性之發露。在藝術方面。與中國大陸。全然相異。而有別種之趣味。

考日本最古之藝術品。即推古朝之藝術是也。當中國六朝時代。其藝術經過朝鮮。輸入日本。此全由於聖德太子之偉力。西歷一千九百二十一年。尙舉行一千三百年祭。彼時盡力吸收大陸之文明。變爲日本化。開日本今日富強之基。追本溯源。不能不歸功於聖德太子能搜集世界之智識。

日本文明之變化。當明治維新之時。非受歐美文明之影響而變化者。乃全然爲大陸文明化者也。今試考當時之遺物。即奈良之法隆寺及其寶物。頗爲盛觀。

奈良朝時代所謂天平之時。無論何人。均知其盛大。凡旅行奈良附近者。目觀當時之建築彫刻。莫不驚爲非常之發達。此乃唐朝之文明。輸入於日本。而確定日本文

明之基礎。故其服裝也。建築也。及日常生活也。無一非模倣中國式。於是中國思想。對於日本。遂爲充分之支配。然此不過當時宮廷之一部。而未及於日本國民之全體。試觀其鄉鄙。仍爲未開化之國民。而此一部之文化。實爲後代發達之根基。

吸收大陸文明固已。而其間適應於日本國民者。發生種種變化。不可不特別注意。至平安朝遂有日本國民之自覺。日本特有之文化。始因之而生。此誠日本文化之所以可貴。而得消化大陸文明之精神者也。

至藤原時代。乃有日本特有之文學。即在藝術。爲日本向來所未見者。亦由是而出。至鎌倉時代。已臻大成。由是觀之。日本文化之基礎。雖發源於推古，奈良。而變爲純日本化。而發揮日本特別之神精者。則爲平安，鎌倉。

在鎌倉時代。已及於貴族以外。其文化之程度。較之前時代。已大見擴張。蓋平安時代爲宮廷及縉紳之文化。鎌倉時代則帶普遍的性質。而國民的藝術之發達。於是成功。試觀其彫刻。在天平時代。極其精粹。竭盡能事。然實爲唐朝彫刻之模倣。至

平安朝之末。有定朝出。鎌倉時代。有運慶湛慶出。以寫實的作風。而發生純日本的彫刻。

由繪畫方面考察之。佛畫早已達於精妙之域。而至平安朝時代。因國文學之獨立。純賞鑒的非宗教的之繪畫。日見發達。此爲日本特種之繪畫。此種風氣。由平安末造。至鎌倉時代。頗爲隆盛。所謂大和繪之大成是也。其所繪者。爲神社，佛寺等之緣起。或爲高僧等之繪傳。此等繪會。將當時社會之實際。率直寫出。而其題材。悉爲日本之物。將日本之風俗，人情。完全表現。而成就純粹之日本畫。大和繪之名稱。係對漢畫而言。此爲日本繪畫之本流。故觀大和繪而知藤原鎌倉時代之日本人對於藝術之趣味爲何如矣。

其後由鎌倉末造。經足利時代。藝術界發生特種之支派。此乃當時由中國輸入之新派也。宋元墨畫。與禪宗趣味有關聯。爲日本藝術界畫一新式樣。此派由如拙，周文，鑑雪舟諸大家。作其根本。經狩野氏而繁榮。由雲谷曾我之力。將舊來之大和繪。

完全打破。當時之大和繪界。僅土佐光信保其餘喘。東山時代爲此派最盛之日。水墨減筆。極其旺盛。此又爲當時貴族一部之趣味。洎舊日之貴族滅亡。日本社會。發生革命。英雄豪傑。相繼蠶起。其天真爛漫之趣味。盡量發揮。而原來帶禪味之藝術。不能滿足。此輩畫家。素無學問。不解中國之滋味。其俗眼遂被華麗所奪矣。於是乎彩色花鳥動物之勃興。如火如荼。將當時社會之狀態。新奇之風俗。描寫盡致。畫家應新時代之要求。作成純粹日本的立足地。而以鎌倉時代之繪卷物爲模範。此種大和繪爲日本藝術之大本。而適應於日本國民性者也。

由桃山時代至江戶時代之初期。乃日本文藝復興之時期。其後更爲日本趣味發達之時代也。德川三百年間。不過由長崎一隅觀之耳。而日本內地。則日本趣味。極其興盛。各種流派。相繼而興。藝術燦爛。頗爲美觀。此爲日本藝術之極盛時代。

以光悅爲始。宗達光琳繼之。以大和繪爲模範。而近世之風俗畫。仍以鎌倉時代之繪卷物爲標準。更有江戶趣味。頗爲特種之物。此浮世繪版畫之所以盛也。其他圖

山四條諸派。亦爲德川時代特種之產物。雖有由長崎輸入之西洋畫。南宗畫。而德川時代實開日本藝術界燦爛之花。

明治時代。受西洋藝術之影響。在日本藝術上生一大變革。日本藝術。有過去數百年之歷史。一時雖有趨於外來藝術之傾向。而旋歸於日本之趣味。更採歐美之長。乃成今日之現象。原來之日本畫。與傳來之油畫。共同繁榮。然而油畫亦發揮日本之特色。與外國相較。亦有特盡之處。故現在日本之油繪。實開一新面目。

試觀日本過去藝術之狀態。而探尋其變遷。即發揮大陸之特徵。在各時代。實現日本之國民性。夫藝術者。文化之花也。國民性之發露者也。藝術諸流派之大本。完全代表日本。而藤原鎌倉時代之藝術。與德川時代之藝術。尤能充分表現日本之國民性。

要之。國民性者。國民於所住之國土有深遠之根本者也。所有之美術。所有之文化。皆與國土有特殊之關係。美術中之繪畫。不能離自然之模倣。與國土之關係。愈爲

由美藝術觀之日本國民性

密切。雖有外來之物。足以牽動國民之傾向。而受外來之刺激。反造成日本之新生命。大書家派別之變遷。足以覘日本國民性之推移。故略述如此。

島國根性之深討

關於島國根性之一考察

關於島國根本性之一考察

由島國根性用語之性質上言之。確爲惡的意義。(Deprciatory sense) 關於研究吾人之心意與氣質時。若加以根性二字。則必爲惡意無疑。例如「下司根性。」「商人根性。」「官僚根性。」莫不皆然。而此處之所謂「島國根性。」殆亦此意。

所謂大陸經營也。國外發展也。北守南進也。大亞細亞主義也。皆東洋式之豪傑所唱導者也。而傾向帝國主義者。反於其本意之上。加以非字。例如非帝國主義。非軍閥主義。非資本主義。恫恍迷離。莫知真意。倘加以批判。要不外目光如豆。而爲純粹之島國根性。

此等有島國根性之豪傑。不但爲井底之蛙。昧於世界大勢。而島國的地位。與日本的发展。亦可於此點見之。

日本自豐太閤征伐朝鮮。果足以代表島國的根性乎。抑由鎖國主義之作俑者。(德川家康)代表島國的根性乎。二者孰是。不得而知。前者以日本六十餘州爲太狹。而垂涎中國大陸。後者欲維持自己支配之鞏固性。以實行鎖國主義爲目的。此皆表明日本之島國的地位者也。

將島國的位置。與島國的根性。及島國的氣風相結合。其間有必然的因果關係。更將此種攷察延長之。而島國的位置。臨海的位置，與住民之氣風。並彼等所有之文明之性質及程度。各有相互之關聯。例如政治的地理等書籍。多記述島國的，半島的，及臨海的位置與文明之進步。若古代之腓尼西亞，希臘，羅馬。中世紀之威尼斯，哲娜阿。近世紀之荷蘭，英吉利，西班牙，葡萄牙等。其文明之進步。不能與其位置脫離關係。而其位置。實爲上述諸國文明進步之主要動因。

然而一種島國的位置。恆保持其原始的野蠻生活狀態。若亞美利加大陸。若澳大利亞大陸。雖不能謂爲島國。而由發見此等大陸之白人視之。則確爲島國的位置。此

等大陸。已爲白人之殖民地。無異白人之鄉土。所謂白人之亞美利加也。白人之澳大利亞也。若印甸種族。若喀拿喀種族。其生活狀態。仍未脫原始時代。若澳大利亞之民族。與數種動植物。猶有太古之姿。爲研究人類學者與社會起源者之寶庫。

所謂島國的位置者。若由其接近海洋一點觀之。則上述二大陸土民之原始的生活。不足以闡明島國的位置。與文明進步之關係。而西印度諸島。哈蛙伊諸島。及南洋奧塞阿尼阿洲諸島。土民原始的生活之事實。乃爲闡明上述諸關係之重要的任務。

關於島國的位置與文明之進步。而加以論述。凡住民之文化在低級時。其孤立的狀態。爲徹底的，地方的特色。特爲顯著。若島國之文化。既有相當之進步。航海術日臻發達。此種島國。易變爲文化的中心之地位。(見Semple, *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*) (地理的環境之諸影響)。此種說明。實與吾人以重要之指示。

島國的根性歟。島國的氣風歟。即主張地理的決定說者也。(Geographic Determinism) 所謂地理的決定說者。即人類環境之地理的，及氣象的，諸要素決定人類之

行爲諸學說之總稱也。而主張此等學說者。曰氣候之寒暑乾濕也。曰土地之高低肥瘠也。曰山岳平野河海等之狀況也。皆與該地居民之身體及精神。有重大之影響。故爲決定彼等之氣風·思想·感情·希望等之主力。深山大澤。龍蛇生焉。山紫水明。偉人出焉。此爲地理的決定說者極朴素之說明。若孟德斯鳩。若巴克爾之政治學社會學之學說。可以徵之於歷史。此爲人所共知者也。

試舉例以證明之。孟德斯鳩云。氣候暖處。人多怠惰。故易行專制政治。氣候寒處。人多奮發。故富於自由之精神。例如某時代之西班牙。葡萄牙。與某時代之英吉利。斯坎的乃非亞比較。此種現象。可以得之。而南國之希臘。曾爲政治的自由之搖籃。北國之俄羅斯。久苦於專制政治之下。觀此實例。則孟德斯鳩之說。不足信矣。巴克爾云。熱帶地方。食物豐富。人口增加。尤以勞働階級。人口過多。富之分配。極不平均。爲釀成貧富懸隔之原因。中國雖非熱帶國。因家族制度之關係。而人口之密度。頗爲顯著。即資本主義最發達之歐羅巴，亞美利加。距離熱帶稍遠諸地方

較之資本主義不發達之印度。其貧富之懸隔。反差數倍。此種事實。關於氣候與人
類之社會生活現象之關係。較之巴克爾之說明。尤有深切注意之必要。

孟德斯鳩云。日本封建時代之刑罰。頗爲殘酷。此蓋由于日本之氣候峻烈。而日
本人之風氣。自然流於暴虐之所致也。然而將日本南北列島之氣候。一概以峻烈目之
。則非正確之概論。夫日本之刑罰。與武士之切腹。乃與封建時代之社會組織有關係
者也。

巴克爾以日本及歐洲南部諸國地震之頻繁。認爲各該地居民迷信之流佈與想像力
旺盛之原因。彼謂歐羅巴繪畫雕刻之傑作。俱成於地震國意大利，西班牙巨匠之手。
然而與西班牙接壤之葡萄牙。則無傑出之藝術家。荷蘭本非地震國。而其藝術則與南
國相抗衡。然則巴克爾之印象的觀察。不足爲事實之左證。據某批評家之言曰。荷蘭
之富豪市民。保護藝術。與教會競爭。故藝術上之名家。層見疊出。而富豪市民所以
保護藝術之原因。非由于山紫水明之風景。亦非感於地震之威力。全由於彼等與印度

交通之結果。而欲養成其濃厚的色彩。且以金錢上之能力。可以支持巨額之支出。若舍社會的或經濟的諸要素。而只以地理的或氣象的諸要素。以說明人類社會生活上之現象。則地理的決定說之誤謬之素因。已潛伏其中矣。

留學時代之觀察

留學時代之觀察

學 時 代 之 觀 察

方余之初赴日本也。在前清光緒三十一年。抵東京後。即入同文書院。該校係東亞同文會所設立。專收中國留學生。教以普通知識。侯爵細川護成爲院長。十時彌先生爲監督。勤勤懇懇。熱心教授。所有教員。俱係一時知名之士。裨益於中國留學者。實非淺鮮。

一日赴夜市看電影。當時恰值日俄戰後。所演之片。均係戰地實在情形。一般觀眾。熱血潮湧。大聲疾呼。日本萬歲之聲。連續不絕。即至婦女小兒。亦手舞足蹈。爲日本揚眉吐氣。其愛國之情。有如是者。

余赴三省堂購書也。途中曾受兒童之石擊。彼時余甫十九歲。仍不脫幼稚脾氣。意謂無端受辱。豈不可耻。乃忿而與較。然彼衆我寡。終不獲勝。反負傷焉。亟趨派

出所。訴諸警察。警察以兒童喧嘩。無關法律。安慰余數語而去。彼時羣兒猶磨拳擦掌。欲與余爲第二次之決鬥也。余因孤身一人。難得良好之結果。遂忍氣吞聲。而回學校。世人只知日本之盛。在乎兵強。殊不知彼於小學兒童。已施以不撓不屈之教育精神矣。

余遇一商業小學生。謂之曰。將來爾作何事。答曰。經商。曰。赴何處。答曰。中國。曰。目的安在。答曰。贏利。將來使中國日貧。日本日富。日積月累。中國不戰自服云云。此又其經濟政策入人之深。而爲我國受創之總原因。

余因目疾入井上眼科病院。院長井上豐太郎先生待余甚厚。某日約余晚餐。妻女作陪。藹然之風。令人生敬。餐畢談話。多係囑余遠涉萬里。人地生疏。飲食舉動。務須慎重。余欣然領之。稱謝而去。

院長細川侯爵在其私邸開園遊會。同學八十餘人。列隊前往。侯爵夫婦恭迎戶外。執事人等致敬盡禮。入園後任意遊覽。花卉樹木。極爲美觀。游畢用西餐。侯爵親

爲樹酒。備盡謙抑。外交之術。殊堪驚異。

留學時代之觀察
余每日之往學校也。俱係徒步。往返各一次。距校約三里。某日大雨。道路泥濘。余以行走不便。乃僱車前往。甫登車。適遇二三日日本學生。笑余曰。此等懶虫。竟爲雨所阻。倘有戰事。亦將乘車臨陣乎。我日本學校之學生向未有坐車赴校者。有之。乃支那人耳。余聞是言。頗覺慚然。遂棄車踏泥而去。由是觀之。日本學生之刻苦。乃支那人耳。余聞是言。頗覺慚然。遂立志不再乘人力車。

余英語雖不見佳。升學則極爲亟切。乃單身獨騎。直赴長崎。致高等商業學校。乘火車。坐輪船。住旅館。異域作客。感慨曷極。因乘車數日。精神疲倦。赴廁所時。誤將一小兒之手指。擠門縫。血肉迸出。哭聲極慘。此情此景。殊爲難堪。而小兒之母。手忙脚亂。莫知所措。余因出四元爲之醫治。其母不受曰。此非君過。乃吾不留意之咎耳。其深明道理。非有教育程度者。曷克臻此。車至馬關。遂入旅社。先飲茶。繼沐浴。後用飯。社主以我係中國人。故特製中國菜。頗爲親切。侍女招待。尤

留學時代之觀察

爲殷勤；寓居一宵，幾忘旅行之苦，其營業手段，殊有足取焉，次日上船，約一小時，而至門司，復乘車，約數小時，而至長崎，逕投高等商業學校，訪同鄉葉春堉君，道來意，葉君云，攷期已過，不知能補攷否；遂偕我謁校長隈本先生於其私邸，余先發言曰，僕跋涉千里，來投貴校，而竟逾攷期。若逕回東京。徒勞往返。豈不可惜。請先生特別優待。准予補攷。入校肄業。是爲至感。隈本曰。校章綦重。不可不尊。無論何人，概難通融。君志甚嘉。到此頗晚。下期早來。今日愧對矣。言時倍極謙抑。和藹可親。教育家之程度。誠有非鹵莽滅裂。粗暴之氣。撲人眉宇者。所可望其項背。余因補攷不成。只有過回東京。在長崎滯留二日。游覽街衢。山明水秀。居民優美。重秩序。尚清潔。無喧囂之亂耳。無俗氛之勞形。意謂倘能卜居於此。必能延長生命。惜事實上不能如是也。由長崎返東京。途中遇一老者。衣服麗都。滿面豐澤。一望而知其爲富家翁也。與余並肩。坐談甚得。因余日語流利。英語亦通。歎爲中國之人才。極加獎譽。適隔座有女生四人。聆老者言。對余頗爲親慕。中

留學時代之觀察

有一女生。亦赴東京。約余同行。並述其愛才之意。余以留學異邦。讀書爲先。男女交際。無此誠見。却之。彼女悵然。而余則行所無事。事隔數日。忽發生一種感觸。蓋因對彼女不起。欲與之交際也。孰意遍尋各處。迄無踪影。亦云蹇矣。日本女子天性活潑。奮鬪之氣。不劣於男子。眼光遠大。不分畛域。勤操作。無暇晷。撫育子女。極爲得法。奉侍良人。絕無倦容。處理家事。則井井有條。招待賓客。則致敬盡禮。日本國運之向上。可以知其所由來矣。

余所居之旅館。名曰福井屋。館主係母女二人。母約六十餘。女約四十餘。待余頗親切。某晚余欲赴大街閒逛。路經小河。過橋時。墜入河內。渾身泥水。狼狽而歸。館主見之。一面安慰。一面換衣。並爲余請醫生。檢查有無驚氣。余就寢後。館主爲之徹夜不眠。此種道德。求之對待異國人。已爲難得。況出諸開旅館之婦人女子乎。

日本政府開東京博覽會於上野公園。規模宏大。出品衆多。燦爛奪目。遊人如蟻

留學時代之觀

。余於課餘之暇。輒往觀焉。會內陳設。分門別類。秩序井然。各種製造。極其精巧。有必需品。有娛樂品。有製造之器械。有發明之科學。有天然之產物。有人工之精巧。無美不備。無一不佳。凡足以提倡國民。鼓舞國民者。應有盡有。其用心亦良苦矣。計每日遊覽者。不下數萬人。莫不興致勃勃。精神煥發。白叟黃童。車水馬龍。紅男綠女。雖然並進。日本國運之隆盈。理有固然矣。

靖國神社者。日本天皇祭奠戰死諸將士之所也。中日日俄兩大戰爭。日本均獲優勝。所有戰勝品。均儲存於靖國神社之內。其最可恥者。即我國之纏足女人之鞋。鴉片煙槍。萬民傘。及名門高第之匾額。亦排列其中。供人參觀。供人玩弄。供人譏笑。供人批評。有留學生陝西某君。乃士官學校之學生也。往遊該社。目擊此種可憤可恥之情形。激昂之餘。遂舉一巨石向匾額擊去。遊人大譁。警察趕至。某君竟就逮焉。觀日本之民氣。日本之勝利。即隱伏其中矣。戰勝品如輪船。如槍砲子彈。甚至忽必烈率軍征日爲日本所敗之畫像。亦均陳列其中。日本人見之。莫不勇氣百倍。有

留 學 時 代 之 觀 察

殺敵致果之概。日本戰死諸將士之像片。神采奕奕。望之如生。日本天皇每年二次親往祭奠。以慰英靈。天皇出宮。市面絕不騷擾。車輦前後。隨從不過二十餘人。執戟騎馬。威風凜凜。有一老者與天皇陪座。天皇容貌。極爲藹然。道旁觀衆。以億萬計。車輦經過。脫帽爲禮。高呼萬歲。萬口如一。天皇遇之。以手加額。表相當之謝意。嗚呼日本雖名曰帝制。而其上下相親。君民一體。殊爲可佩。

日本小學爲其富強之根基。所施教育。俱係有進無退。不撓不屈。增長其野心。培養其道德。發揮其體力。增加其智識。教師視學生如子女。學生視教師如父兄。相親相敬。宛如完美之家庭。某日余住居之旅社來一女客。帶一小女。約十二三歲。忽指我牆壁所掛之中國地圖曰。此將來之日本也。余問其故。則答曰。日本兵強。中國兵弱。且中國人不知奮發。長此以往。不亡何待。滅亡之後。中國之土地。不將入於日本之版圖乎。余聞是語。汗流浹背。憤激之情。不可遏抑。與之較乎。則彼乃小女孩耳。不與之較乎。則余腦筋所受之刺激。誠無法可以消弭。再三制止。略平

忿氣。詳細以思。我不責人。只有自責。不怨小女孩之侮我。只怨我國之不能自立耳。

留學時代之觀察

道路之良。可以知國家之文野。日本內地。除山嶽河川佔去四分之三外。平原曠野。不過四分之一。而叢爾之地。鐵道縱橫。電車往來。絡繹不絕。其餘如汽車，馬車，貨車，人力車，自行車。尤往來如織。節時省力。何便利如之。至於其他道路。皆如砥如矢。毫無坑坎崎嶇。飛塵障天。臭氣撲鼻之感。路旁綠樹葱蔚。涼陰可人。飛鳥成羣。送我好音。行路秩序。有如魚貫。絲毫不紊。此乃能發生美感。而振作國民向上之精神。

日本國民之態度。極為沈着。敢作敢為。有俠義氣。性直易怒。不甘下人。富於情。不畏死。深明大義。臨節不奪。故自殺之風。無法制止。世界最著名之切腹。(Harakiri)即日本民性之表現於外者也。婚姻不遂必自殺。生活不能必自殺。睚眦之嫌必報。一飯之惠必復。計較成性。氣狹量淺。無恢廓大度。泱泱大國之風。然而守

信重交。則爲日本國民之特色。

留學時代之觀察

日本之學生。率多蓬首垢面。衣服襤褸。表面昏昏沈沈。只以讀書爲能事。行馬路也。則高聲朗誦。吟詠詩也。遊公園也。則手持書包。不曠工也。在宿舍也。則或讀或書。預備工課也。天明即起。冷水沐浴。漱洗以後。則從事誦讀。飲食簡單。只求果腹。赴學校時。書包而外。飯盒一具。名曰辨當。其中所存。米飯少許。鹹菜一撮。聊以充饑。不求肆慾。所寫講義。高或盈尺。參考書籍。琳瑯滿目。不知夾帶爲何物。不知懶惰爲何事。講修飾者。羣目爲墜落。好冶遊者。則大衆所不齒。年逾三十。因程度上之關係。雖入中學而不慚。爲求智識。詢問師友。亘數小時而不倦。

日本學生之最令人佩服者。即苦學生是也。苦學生有夜晚拉車者。有送牛奶者。有賣報者。有爲人擦靴者。種種職業。無不樂爲。略得微利。供給學費。購買書籍。因此而成爲大學問家者。不可勝計。

日本學生。友愛之情頗厚。毫無互相輕視。互相排擠之惡習。舊生待新生。懇切

留 學 時 代 之 觀 察

有禮。極盡指導之責。新生對舊生。則敬重有加。表示服從之意。一堂和藹。滿院春風。同學會注重學問。出版物日異月新。充分發揮其智能。爲將來擔當國事之預備。故無不成就之學生。無失業之遊民。（現在亦失業三十萬人）國富兵強。良有以也。

愛護小兒。乃人類之天職。日本人口每年增加六十萬。（現在百萬）決無溺女害子之劣根性。小兒初生。撫養備至。飲食穿衣。講求周詳。故小兒身體強壯。骨格精良。發育完滿。腦筋充足。學校對於學生。按月檢查其體格。察其有無疾病。飲食務使適中。蓋過多則傷胃。過少則營養不足也。

日本報紙。頗爲自由。對於政治。任意批評。關於學術。盡量介紹。終日讀報。有通達世界大勢。增長普通與專門智識之利益。報紙文字。淺顯易明。舉國人民。俱能誦讀。故上自學者。下至車夫。其讀報也。無分程度。每見車夫手持報紙。喃喃不休。雖係苦力。有書生氣。

警察之優。誠爲可驚。維持全國之治安。端賴警察之力。各處居民。木屋一座。

編竹爲籬。竊盜之事。似易發生。然而鷄犬不驚。閭閻安審。縱間有偷竊。亦頗屬輕微。未聞有明火強盜。殺人劫財之事。吾甫到東京。路徑不熟。問諸警察。則殷勤告知。繪圖說明。一目瞭然。指揮車馬。操縱自如。狹隘之處。只許單身行人。任意往來。汽車馬車。絕對禁止。不畏強禦。不欺平民。恪謹厥職。秩序不紊。

社會事業。極爲發達。資產之家。富於公德。慈善事業。有如潮湧。若盲啞院。若育嬰所。若殘廢堂。各種機關。組織完備。殘廢之人。各得其所。施以相當之教育。收得相當之利益。而下層階級。對於資產階級。猶不滿意。組織團體。宣傳主義。反抗之聲。時觸吾人之耳鼓。於是資產家更發揮其慈善之本能。從事救濟。其愛護同胞。憐憫人類。誠爲可佩。

電車之上。秩序井然。優待學生。並及工人。即至軍人。亦納半價。婦女小兒。老嫗白叟。倘乘電車。率多讓坐。既不擁擠。亦不喧嘩。至於火車。取價極廉。車內坐位。頗屬清潔。所有乘客。注重公德。不亂擲果皮。不肆行痰吐。不攜帶壘壘。妨碍

留 學 時 代 之 觀 察

他人之坐位。不私帶危險品。危及乘客之安甯。查票員和顏悅色。對待乘客。絕無盛氣凌人。欺壓人民之粗野舉動。余觀日本電車火車之情形。而知其愛種愛國之熱烈。衛生一項。人人注意。各戶有井。洗濯便利。婦女早起。先行掃除。然後擦玻璃。洗地板。去盡塵埃。更換新機。大開門戶。吸納空氣。飲食多用野菜。不尚油膩。肉類絕少食用。衣服清潔。舖蓋整齊。所有食具。均每人一份。格別保存。倘有病疫。防止尤爲緻密。余初入日本國境。即訝爲神仙之鄉。及考察其家庭。與個人之舉動。更歎爲東亞之優秀民族。

監獄組織。乃文明方式。對待犯人。優厚有加。查各犯人犯罪之原因。多半由於酗酒。人命強盜。幾絕無而僅有。獄內有沐浴室。有工作室。有運動場。犯人寢室。空氣流通。不聞惡臭，各犯人亦安之若素，不覺其苦，獄吏俱係有智識，有道德之人，無苛待或凌辱犯人之弊，

二辰丸及間島案起，余亟欲一覘日本之民氣，乃穿和服，往遊各處，從事偵查，

見其報紙之所載。鄉曲之談論。學校之講演。舉國一致。對待我國。此情此景。將何以堪。繼思我乃弱國之人民也。目擊彼國之強盛。甘受侮蔑。能不憤死。此所以有陳天華鄒容諸烈士之蹈海而歿也。

博物館規模宏大。儲蓄頗富。網羅之物。多爲外間所未有。在我國所未曾見者。往往於彼國見之。參觀人士雖多。而沈靜無聲。蓋專心考古。無暇談話也。圖書館之書籍。更美不勝收。燦爛奪目。讀者無數。觀日本人之好讀書。即知其文化發達之所由來。每見街市書肆。書物陳列。堆積如山。窮苦學生。恒藉購書之便。翻閱書籍。店主亦不之禁。欣然聽之。故無錢購書之窮學生。有由借閱書籍而成爲學問家者矣。

農業五谷皆有。惟以稻田爲最多。日本係大農制度。收穫極豐。惜區域太小。人口衆多。所收糧米。不敷應用。故必須取之於外國。商業頗發達。蓋日本係工業國。製造豐富。銷路頗廣。若日本橋區。若東京橋區。乃東京商業之中心地也。高樓大廈。陳列輝煌。物有定價。絕無欺詐。余在學生時代。囊中無幾。觀斯物品。只有垂涎三

尺。徒喚奈何而已。

留學
日本工業發達。工廠林立。故游民土棍。幾至絕跡。乞丐一層。更未一見。貧苦人民。雖所在多有。而大率能維持其生計。從未有囚首垢面。沿街號呼老爺太太。爲國家體面羞者。

時代之觀
以上所述。係余十九歲至二十一歲在日本留學時代之記事。以個人之眼光。觀察當時之情形。率直寫出。絕無虛飾。余回國日久。變化如何。則不得而知。此篇記事。並非當時之日記。純係出諸記憶。或當或否。任之中日人士之批評。總之。余以十九歲之幼童。留學彼國。智識不完全。眼光不開展。錯誤之點。在所難免。然冀圖中日兩國之親善。如彼如己。洵爲當務之急。我國書報。關於日本之記事。散篇短篇。雖所在多有。而有系統之記載。則尙未之或觀。日本之研究我國也。無微不至。而我之對於日本也。則忽焉視之。豈所以爲東亞謀幸福。爲中日圖樂利乎。惟朝佑學問有限。不敢自列於著述之林。編輯次序。雜亂倒置。偶一想出。即從速記之。若更新排

列。恐費手續。故就其原寫法而付諸手民。世之大雅。幸賜教焉。

留 學 時 代 之 觀 察

